

黃心島  
子愷題



7.63  
6.7

休作

85/63  
306.7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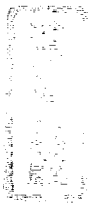


張孟休作

黃昏

一九三零年

東華書屋出版



Handwritten notes in cursive script, including the characters '子' and '公', and other illegible characters.

## 黃昏目次

上輯：兩般滋味的接吻 .....	1
黃昏 .....	29
青春萌影 .....	50
下輯：幽蘭底疑問 .....	74
橫行的螃蟹 .....	106
校後附記 .....	129

## 兩般滋味的接吻

劍鳴到什麼地方去了呢？

夜幕已經籠罩下來了。在一間有黯澹的燈光照耀着的樓上，我把自己底被蓋捲打開鋪好，舒服地橫躺在那柔軟的衾被上面，閉着眼睛，有如薰薰微醉後一般的鬆弛的感觸。這時，日間在滬杭綫的火車輪中動蕩着的盈盈笑語，猶在我耳際繚繞；從龍華的紅桃乃至松江一帶的菜花和麥海，一些瀰漫在路旁的新嫩的景色，依然在我底腦

膜上深刻着猶未消散。

今天午後兩點多鐘的當兒，我們底旅行團初由上海運到杭州。我們再到湖濱旗下，雇了隻小船，這小船蕩着西子湖懷裏的清波，直將我們渡到現在所住的郭莊了。

郭莊底佈置很好，剛到這兒我便同着劍鳴把牠底全景約略地賞識了一番。裏邊有廣闊的水池。池上橫有雕欄曲折的橋樑，橋頭有座莊嚴龐大的庭院。橋底中部，也是池底中央，那兒有間清雅的水閣柱立着。你渡過這橋，穿過那玲瓏精巧的山洞，轉彎抹角，你可以爬上那座高高地聳起的小亭上去。在那兒，西子湖裏的一片澄清的柔波，蘇堤春曉的景象，都一一展開在你底眼前。

劍鳴非常地眷戀那座小亭的，他一到那兒便接連地讚賞不置。他說，湖中的一切景緻，從亭上望去，似乎特有風趣；在我也這樣覺得。那蘇堤上的一排朦朧的烟柳，在艷歡的湖光中蕩漾着是多麼嫵媚嫵媚啊！劍鳴有些感慨係之地握着我

底手說：

『陶玲，現在我更信明山秀水底影響人底思想感情的偉力了！它能使人底已如死灰般的心中，重有明媚的，溫柔的，歡娛的生命萌發着呢！……』

他底臉上驀地又浮上一層感傷悵惘的色氣。似乎天外飛來了一隻無形的痛苦底箭，這箭深深地穿入他底心窩了！他低微地歎息一聲，仰望着碧浩的長空，緊握着我底手。但他立地竭力地抑制着他底情感，鎮靜着。我也不便滋擾他，再去探問。

『唔，……你底話對的，……從前太史公漫遊名山大川之後，也不是文思都感到更壯麗而開展了麼？……』我信口地說着，說後不覺自己底話有些好笑，劍鳴也勉強地對我微笑起來。

平時我和劍鳴接觸的機會不多，我雖同他相識很久，對於他底性格和經歷我并不深知。但我

素來對於他底聰明和努力是異常欽佩的。他底學問文才的淵博精采都頗是令人驚訝。他底唇邊時常留着一些和藹的笑痕；而他底眼角上却露着一種澀滯的沉默的光波，這和那雙微斜的峻峭的眉梢相配着，儼然於其間有什麼悲怨或憤懣隱藏着，蘊蓄着。所以在他底微帶長圓形的臉龐上，偶然會感覺到一些不調和的色調。但我總覺得他臉上充溢着的英俊而和藹的氣氛要多且顯著，很易令人一望而生崇敬的心情。今天在火車上，於我和他底長久的談話中，知道他年紀不過較我稍長一點，而他却端嚴莊重，有時煞像飽嘗世事甘苦的滋味的成年人，一言一笑都帶着些兒沉思和省慎的意味，却不像我這樣漫不留意地隨便地胡謔和嬉笑。但我和他接觸，又覺得他確是很可親近的朋友。

我們偶然談到文學上的問題或者關於社會問題的事，我總感得劍鳴底見解是很高且明確。但是有件事情很令人生疑，劍鳴從來對一切事情都

抱着滿腔熱情勇敢地極積地去做，在近來他底態度却很消沉冷澹，這到底是怎樣一回事呢？——

這次的春遊，本來打算隨便逛逛，和同伴們胡亂地譚譚笑，喫喫東西罷了。而我現在橫躺着，眯着眼睛；雖然同房的和隔壁的同伴們底譚笑的聲音，噪鬧的聲音，尤其是女同伴們底笑聲像打倒水瓶一樣地流瀉着，連牽地送入我底耳膜來，我却毫無與致去和他們周旋玩耍。我祇想着劍鳴來，因為好奇心驅使和他接近，以探訊他近來態度消沉的緣由；同時，多和他譚論，於自己底思想見解必大有進益的。

剛纔喫晚飯的當兒我便同劍鳴約定在晚上商量明天游玩的路綫的，不知道他現在一溜焉又跑到什麼地方去了？……

『喂，懶傢伙！喫了飯就睡覺麼？』討厭的步秦竟以為我睡着了，伸手在我腿上捏了一把；我翻身躡起在他背上給他一個手榴彈，這傢伙哇的一聲便跑到隔壁去了。



劍鳴底被氈依然是捲得好好的呢。我慢慢地替他展開鋪好了，他還沒有回來。我料定他定是到小亭裏去逗留去了。我剛跑下樓去尋他，他却迎面闖來。我埋怨地問：『你是到亭子上去眺望蘇堤的夜景吧？真等得要命！……』他祇默然頷首微微一笑。

『明天怎麼玩呢？』我不能忍耐了，問。

『他們怎麼玩，我們隨他們去好了，我是毫無成見的。』他冷澹地回答了之後，便沉默着，沉默着，不發一言。我覺得十分奇怪，從前飛揚跳躍的劍鳴，什麼事也與致蓬勃，怎麼一旦會這般消沉呢？而我細窺他底眼角似乎有似潤濕。這使我心中也受到暗暗的莫名的悲傷的感染。於是我也沉着，沉默着。

夜很深了，同伴們底歡娛的笑語聲不知飛散到何處去了？祇留下呼呼的斷續的鼾聲於這沉寂的春宵中。劍鳴儘在床上翻來轉去，似乎不能入夢。而我也不知是怎樣地，很久很久也睡不着。

第二天，我們在岳王墳用過了早點，便沿着孤山一帶玩耍。當我們到岳廟去瞻望的時候，劍鳴早早地買了一大串的香珠來掛在項上，他微笑地問我：

『看，像個出家人嗎？』

『滿像的，若配上一個漂亮的道姑，那纔是絕妙的一對哪！』

『不，陶玲，不是說笑；出家人也自有他底幽逸的人生的。』——這話我也相當地承認，要是人到中年以後再到這兒出家，却也是辦法。那些建築在湖濱的莊嚴秀麗而清雅的廟宇，委實有的比一般別莊別墅更來得闊綽，那真是優美的皇宮，象牙的寶塔，於其間的華貴的生活，恐怕不讓於當今的顯宦巨賈底舒服吧？這般樣的貴族的出家人，誰又不樂而為呢？但我知道劍鳴定然不是這種意思的。他是受過新思潮洗禮的進步的青年，一嚮揚着反抗舊社會的旗幟，做一切的宗教底和舊禮教底叛徒的！他何以一旦會發出這宗教

底哲學者底論調，違悖着自己底理想呢？難道，他底熱烈的心舟偶然碰到了什麼寒冽的冰山上或者沉到什麼陰黯的深海底了吧？否則他何以忽然會衰頹得像個病弱的老人一樣呢？

經蘇小小墓，渡過西冷橋，便到秋俠女底墓前了。我同劍鳴譚着秋女士底豪俠悲壯的軼事，頓時胸膈填滿着崇高豪邁的氣魄。劍鳴也嚴肅地這樣說：

『我們底靈魂，在秋女士底白骨前面，能夠不慙愧乃至戰慄麼？我們應得對她虔誠地致哀悼和崇敬的敬禮哩！』

我們肅然對着秋女士底墳墓致敬。同時我對劍鳴說：『劍鳴，我願你把你意念中的頸項上的香珠取下來吧！與其掛着香珠，做個超脫自己的出家人，毋寧拎着炸彈，做個爲社會犧牲的英勇的鬼啊！』

『唔……』劍鳴底精神振作了許多，他底眉尖飛躍出縷縷的悲壯而興奮的表情。這時，我

同劍鳴底魂靈已經不在低濕的湖濱，早已衝入那高聳的寶叔塔底尖端，巍峨的南北高峯底頂上的雲層裏去飛舞了！

在平湖秋月那兒買了幾盒藕粉，我們轉到放鶴亭了。放鶴亭前面的一座絳色的木橋，令人一望而聯想起中國古畫裏的工筆的宮院畫圖的情調來。劍鳴稱讚這兒真是一部絕妙的亭橋臺榭的畫譜，他對於繪事曾精心研究過一番的。可惜我對於繪事全然不懂，雖則我愛好圖畫的興趣也同愛好美景的情致一般的濃厚。

我覺得非常高興，現在劍鳴底精神似乎是開展而愉快了。下午我們划船游湖，他同着我們歡笑玩耍得非常起勁的。他得意地拍着我底肩說：

『陶玲，這次的春遊真令我感到十分的歡娛！這西湖的景色底清新，滌蕩淨了我灰頹衰病的情懷，而重新喚醒了我雄壯英勇的熱烈的心靈了！』

明天要爬南高峯并遊九溪十八澗諸地，路程

很遠，須早些兒動身；所以我們晚上很早地就睡了。但有許多同伴似乎不高興睡早了，他們有的敲着波波的木魚，有的哼着婉轉的歌曲，有的放大喉嚨祇顧高譚闊論……像茶肆酒館一般地喧嘩着。步秦底聲音特別大，真鬧得討厭不過！假若他站在我順手邊，我要叫他當心着背上喫手榴彈。

劍鳴却已安靜地睡着了。而我在這喧嘩聲中，不知何時也步入了甜密的睡鄉。

南高峯到底有什麼好玩呢？那連綿的山坡真令人爬得討厭。不過你在平坦的滬上逗留久了，偶然登到峯頂去俯首四顧，會使你有『振衣千仞崗，濯足萬里流』的豪快的感覺。

還是九溪十八澗別有幽趣，那兒兩岸都屏立着雄壯的高山，山上遍長着杜鵑花，紅紫紛披，艷麗奪目。山麓多種着青茶，不時可以看見二三個採茶的姑娘，攜着竹籃，在茶樹叢中出沒。山間則瀉着涓涓的清流，曲折縈迴，奏着琤琮的樂

音。走倦了的時候，坐在溪邊的石堆上，嗅着涼爽的水香；這清快的氣味能沁人心脾。我禁不住把鞋襪解除了，雙腳輕輕地浸入清涼的溪中去。啊，一縷冷悠悠的寒氣，舒服地立刻由踵傳至頂上，一身的熱悶疲勞恍然全被它衝散得無影無蹤了。我不忍獨樂，於是慫恿起對岸石堆上的游伴們也來試試；俄頃間男男女女的有五六雙腳泡在溪中。這時劍鳴却爬到山腰去了，他坐在一顆石包上，手裏似乎在寫什麼東西。他平時愛寫小詩，大概他底詩興又發了吧？我沒有去驚擾他。祇同洗腳的同伴們拂着水玩。那瓊漿玉液一般的清流，真令人眷戀而難忍離去呢！我很想貢獻點意見給劍鳴說：

『詩人，下來吧！在這清潔的溪流裏，你可以掬起些清幽的詩意和鏗鏘的詩句喲！』

直至回到郭莊了，我底身心猶覺在九溪十八澗中勾留着一樣。

黃昏的時候，空際掛着一彎新月，灑着澹澹

的光輝。這時已經喫過晚飯了。我同劍鳴坐在臥龍橋底欄杆上賞玩西湖底晚景。橋在郭莊附近。橋下時有滿戴着鄉人的歸舟渡過，發着疲倦的夕沙的蕩槳的聲音。

突然，撫今和澤如倆跑了攏來，約我們今晚划船游湖。這真是正中下懷。這般澹月疎星輝映着的春宵，倒在盈盈的柔波底懷中蕩漾，是多麼瀟灑而有情趣啊！我立地欣諾他們，劍鳴也十分同意。我們於是在蒼茫的暮色中迤邐地向着岳墳走去。原因是到岳墳方雇得着遊船。

『撫今！豈有此理！去划船也不約我一聲呀……』步秦氣喘喘地從後面追來。這傢伙真討厭，不消說今晚划船有了他，不免又多一個累贅。但看他那種慌張的滑稽的態度，又覺得好笑起來。這兒我要佩服劍鳴底寬大爲懷了，他哼着說：

『好！歡迎，歡迎！你來定使我們更有趣味啣！』

我們在岳墳沽了一瓶酒，又買了一些凍肉啣

，蛋啦，瓜子啦……捲成了幾大包攜上船去。游船輕將我們向湖心移動，而我們在船上的宴席已經展開了。

夜裏的西湖很幽靜，湖中的船極為稀少。游船穿出了跨虹橋，但見湖濱路一帶的輝煌的燈影，照耀着全湖的青蒼的波瀾。中天的一鉤新月，祇放着澹澹的微光。這時微風輕輕拂來，令人感着稀微的春寒意味。

沈默中，步秦開了酒瓶，喝了兩口，似乎他底喉嚨已經潤濕了。他嬉皮笑臉地嘖嘖起來：

『咳，今晚的酒也好，景色也好；祇是船上  
一個女人也沒有，未免美中不足！』

『既然如此，你怎麼不把你底愛人攜來？我們也可以借借光嘍。』撫今底嘴素來是很刻薄的。

澤如又來湊上幾句；『老實說，有女的來更  
比你還要麻煩討厭，像我們現在這樣灑灑落落地  
玩還不安意嗎？』

步秦觸了一鼻子的霉灰，不開腔了，祇雜雜



地嚼着瓜子出氣。

我覺得今晚美中不足的，是我們一種樂器也不曾帶來。要是在這沉靜幽美的湖心，澹澹的月光下，彈幾曲聲音浪蕩浪蕩地顫抖着的月琴，或者吹幾調聲音纏綿悱惻的如泣如訴的洞簫，或者吹奏起那婉轉嬌嗔的口琴……這將怎樣令人心蕩神怡啊？要是這些小玩藝兒，月琴，簫，口琴……有得一種，便可以要劍鳴奏幾曲甜美的樂歌給我們助興的。

船兒過了湖心亭，漸漸移近三潭映月了。撫今和澤如似乎已有幾分醉意，他兩用着愉快的喉音低聲哼唱着。步秦却悄悄地爬到船頭去搖弄着小槳。湖水從船邊擦過，簌簌有聲。

劍鳴低吟着：『伏在西子底懷裏，慢把良夜銷磨；月明照我，春水微波……』

我輕撫着劍鳴底肩說：『是的，劍鳴！你遊玩着也覺得很快慰的吧？像這樣清幽雅澹的享受，人生能得幾回呢？』

『當然的，我是非常地快慰啊！陶玲，這兒有親切的友情浸潤着我底心靈，有幽美的景色滌蕩着我神志；陶玲，這時還不快樂，我一生中永遠永遠也不會再有快樂的機會了吧！……』

『快樂！但願你永遠地快樂着啊，劍鳴！』我對着那西斜的一鉤月痕，祈禱也似地這樣說。

『現在自然是玩得很有趣味，』劍鳴突然轉了語氣：『但我心中總覺在歡欣之餘，微感到幾分莫名的悵惘。常是這樣的，快樂的事情，總如飄渺的夢一般，很快地便飛逝得杳不可尋；而一切的煩憂，會悄悄地在瞬息間偷來攢滿了人底心田。』

撫今很痛快地插嘴說：『啊，劍鳴，於今的人還在閒愁幽怨中迷惘着做什麼？你但緊抓你底現在的歡娛的時間之神吧！』

『撫今不錯！人生當然是有酒喝時須喝酒，得高歌處且高歌！』澤如說着，舉起酒來咕嚕地喝了一大口。

『喂，酒遞來我喝一口吧！』突然步秦從船

頭伸手過來，大概他搖槳搖渴了吧。

三潭映月到了，上邊祇呈現着朦昧的叢叢樹影和寺宇底輪廓。其間沒有一粒豆大的燈光，沉寂幽靜得有如死島。船兒繞過三潭，便折回原路了。

不知何處送來幾聲堂堂的鐘響，這慈和的聲音散播於深藍的湖面上，在游船底左右前後繚繞着。船中載着的幾個夜游客，都薰薰然在顏面上帶着些兒醉意，呼吸也稍微有些促迫似的。

郭莊到了。撫今，澤如，步秦他們都悄悄地跑去安息了，睡了。我也覺得有些困倦，但劍鳴醉薰薰地硬要拖着我到那山洞後高立着的小亭裏去玩。到亭上，他像打破話匣樣地和我傾譚，他把他底浮雲般的往事在我面前展開着。

『陶玲，我底年紀雖比你大不了許多，然而我底心却比你衰老了！在我心坎上刻着凌亂的深刻的傷痕，恰如我所嘗到過的酸甜苦辣的事故在回憶之中羅列着的一樣繁多啊。陶玲，你定然

奇怪我底態度的灰頹黯澹吧？你將笑我是血液冷了，靈魂死了的青年吧？——其實在我自己却不知不覺地墮落到這消沉的景況中來了哩！』劍鳴暗傷地回溯着，字字從他底唇邊吐出似乎都含有無限的哀怨樣的。他繼續着說：

『在一兩年前的時候，陶玲，那時的我也許比現在的你更要活潑吧？我對於一切的事情都興致淋漓。你已經和我認識有年餘了；你看現今的我比起從前的我來怎樣呢？當然的，是從活躍的生命之流中墮入了寒灰裏面！

『當我在 A地讀書的時候，那是幾年前的事情了，說來那時雖是自己底一切學問思想都幼稚得可笑，但我却是在幻美的夢想中顛倒着的快樂者。我那時已經是知識已開，什麼事情都知道點兒的人了。不過全然不會和女人親近過。

『很奇怪，自己絲毫沒有想到過什麼是所謂淒涼，寂寞，慘澹，煩惱。因為自己底才藝都有些過人的地方，於是淺薄底心中常是暗暗地自豪

。大概是受了舊的風流香艷的小說和新的戀愛小說的影響吧，自己總迷着在佳人才子的夢想中：好像將有奇怪的風兒會把什麼地方的自己也想像不出的美人吹送到懷裏來。而且自己深信這樣的夢是有其真實性存在着的，所以它無時無刻不在腦海中憧憬着，同時自己也便在憧憬之後追隨奔走，茫然地毫不感到疲勞。

『去年春間到上海來，自己更覺得一切事物都新穎而有趣。我在學問上事業上都特別地努力着，似乎是期待着預備着將有什麼不得了的幸運將要降臨。朋友們也不時鼓勵我誇獎我，使我滿腔充溢着熱烈的希望底火燄，這火燄燃燒得我底血液沸騰了！——陶玲，你回想我那時對於一切事情是怎樣熱情地豪勇地努力着啊？冊叢中欽佩我的人定然也不少吧？』——的確，劍鳴當時的挺拔英俊的精神氣魄，在我也非常景慕的。

『暑假中我又回A地去度暑。咳，這時，我不知道當說是在我底生命的樹上開了一朵幸運的鮮

花呢？還是說在我底光潔歡娛的心房上刻下了一個深深的傷痕了！

『我回A地去不久，我底朋友D君來約我到他底家裏去。他同我底感情非常融洽。他底家在離A地十餘里外的鄉邨中，那兒的水光山色是素負盛名的，帶幾本書到那兒去閱讀，或把畫具攜去塗幾筆，都是很有樂趣的事情。便是隨便去賞玩那清涼的景色，也有不少幽趣的。於是我隨同D君到了他底家裏。

『D君住在樓上的一間雅潔的房裏，像那樣的屋子在鄉邨中不能多得，從樓上可以眺望那瀰漫着蒙茸的煙草的田疇，和蔥翠的濃密的許多雜樹。那間房裏除了我同D君之外，祇有D君底姪女慕蓉時常來。

『慕蓉看來大概已有十七八歲了，她曾在A地什麼女中住過，後來因故輟學了。現在她正在她底叔父，D君這兒補習舊課，預備秋季裏仍舊到A地繼續讀書。而D君一嚮又常在病中，所以

慕蓉補習的一切功課差不多大半是我在教授。

『在 D 君底家中舒適地度了好幾天了。慕蓉和我漸漸地熟識起來。當我出去寫生的時候，慕蓉總也提了畫具跟我來。她說她也喜歡畫畫的。但她却并不多畫，把畫具丟在草地上便一切都不管了。我在調色繪畫的當兒，她已經把我底袋裏的口琴拿去大吹特吹的了。有時我逼着她畫，她也勉強地塗幾筆。從畫上看來，當然她毫無繪畫的素養，而她底靈活的筆調却可以表示她具有聰穎的資質。我督着她多畫幾次，居然她能飛躍地長進着。』

『雖然慕蓉有這樣大，她却全然和孩子底脾氣一樣，我初也老實地將她當着孩子看待。她總是腳不停手不住地，不是翻我底囊袋便去弄我底畫具。我要禁止她，她竟頑皮到不在我頭上摹一下便在腿上踢一脚。我吆喝她說：

『「我要叫你叔父來敲你！」』

『「呸，怕他嘍？……」』她把鼻孔哼了

一下，而我底話却全然無效了。

『她愛穿那件白色的印着澹藍的花丁綢的衣服，形式不中不西，她說是她自己發明的。她時常光着一雙腳腿，拖起拖鞋便同着我跑出去，每次總要被野蚊蟲咬得竭噪竭跳，找着別人訴苦。她底光膩的腿上咬起紅紅的疹子，却也覺得可憐，D君累次說她是自作孽哩。』

『真怪，每天曬火辣辣的太陽，而慕蓉底臉龐似乎絲毫不受影響。她底白嫩而豐腴的肌膚，不會染上點兒焦黃的瑕疵，祇是她頰上的兩朵可愛的朝霞，覺得分外鮮明了。』

『唉——陶玲……』劍鳴沉吟了一會，似乎將有什麼不測的事情來臨一樣。我問：『怎麼呢？』

『唉，麻煩人的事情終於來了。你說慕蓉是孩子麼？她用心却比誰也要深哩！那次我同她到野曠中去玩，D君儘是在病榻裏輾着不能出去。我們走到一處小溪底前面，我們便在芳草蒙茸的



溪邊坐着。夾岸有無數垂楊和雜樹掩映着溪流，涼爽絕俗。

『突然，慕蓉湊近了我，惆悵地對我說：

『「我不知怎樣，近來我心中總是這樣煩惱不安哩？……」她底迷人的明珠似的眼光注射着我，抓着我底魂靈似的。我撫着她底手背，按耐着一切故意這樣詰問她：

『「啊，小孩子也會煩惱什麼？」

『「唉，你怎麼這樣不解人！」她眼光斜弛地對我埋怨着，終於嬌柔無力地倒在我懷裏了。——這時我纔恍然明白了一切，但是我將怎樣呢？我對得起我底朋友 D 君麼？我在替他教學生，教些什麼哪？啊，羞，醜！現在做出什麼事了？

『然而慕蓉的確是十二分地可愛的！十二分地可愛的！況且這是人間至高潔的生命，愛情蕩出的浪花，有什麼可羞可醜呢？恍惚間我已陶醉於慕蓉底温情裏了，我恍惚乃至無限顧忌一切了！終於我低頭和懷中的慕蓉底芳唇觸着了……

『啊，這時我恍若置身於扶搖萬里的雲端中蕩漾着，我恍若沉浮於冰肌淨骨的瓊漿玉液裏游離着！我底嘴吮吮着甜蜜芳香的珍奇的葡萄美酒，這酒漿滲沁了我底心臟，我底肺肝，我底全身，我底靈魂，我底一切！……』劍鳴肅靜地沉默有頃，他鬚髯在回味當時的葡萄酒漿的香蜜的滋味。

『此後，我同慕容倆底情感更漸濃厚而熱烈地滋殖着。但我倆底關係終未被 D 君窺破。——於今我悔其時不應不讓 D 君知道這事了！——涼爽的秋天到來的時候，我匆匆地束裝離了 D 君，離了我心愛的慕容到上海了。

『臨別時，慕容垂淚攜着我手說，現在她又才能到 A 地去進學了，因為家中有特殊的事故！她說着不禁簌簌的淚珠墮了下來！她叫我別後好生珍重。

『珍重珍重！——陶玲，我的確為她底緣故愉快地珍重了半年。而到了寒假的時候，我尚未

離開上海，便得着慕蓉已經同別人結婚的消息！  
啊，我驟聞之下，一時幾乎全身的血液都僵冷了！  
繼後我又半信半疑，以為慕蓉定然不會這樣負我。

『不久，這事證確了！也好似我底死刑宣佈了！慕蓉自己有信給我說，她太對不起我了，但是環境逼迫着她，她也沒得辦法。她祈我恕她。她於今猶愛我，並將永遠地愛着……』

『啊，滑稽的女人！這不是一派的鬼話麼？唉……但是，但是我又有什麼法想呢？……我祇悔當時自己不應隨便疎忽，而不積極進行！』

『陶玲，好友，我將誠懇地把我受的教訓忠告你啊！倘然你遇着這樣的事時，——你不久便會碰着的，仔須仔細地縝密地而且大膽地積極地對付你當前的事和人！不然煮熟了的雞子也會飛出牆去哩！』

我默然無言。

『陶玲，我自那時起，不知怎樣便墮入了灰

奮不振的陷阱？雖是自己竭力地想自拔，然而總是無效。我急想忘了過去的一切，於是不惜踐踏我自己，什麼麻醉劑和刺激品我都去領略過呢，但有什麼用呢？我覺得世界上無我可走的路了。

『後來我有樁很可笑的事，這事也許不會有人知道吧？我因為急得無法自解，於是偶然想用戀愛的把戲來解脫我過去的痛苦。於是我竟同有個女人無條件的結攏了。她是我底一個朋友的同學，並且已經是有夫的羅敷了。』

『我可以說我於她毫無愛情，而她於我也似蒼焉漠焉地，不知怎樣她會和我接近乃至親密起來。我有我底苦衷，在她不知又是怎樣呢？——唉，糊里糊塗地，不知怎樣我竟同她發生了『愛情的動作。』——唉，然而，陶玲，我却全然失敗了！我祇是徒然地罪過！我在同她底接吻中，毫不感到趣味，不用說陶醉了！這猶如喝杯白水一樣地澹然無味，也許原因就是其間沒有愛情底蜜糖拌着吧！我擁她在懷中祇覺得是一塊沉重的

肉塊，麻木地不能領略到溫柔歡快的氣息……

…

『啊，我將怎樣拔救我自己呢？——陶玲，我在這樣的天羅地網之中幽禁了數月了！』

『好！』我覺得有說話的必要了；『劍鳴，現在我爲你結論一下吧：你試把你譚社會問題的理論應用於你自己，即是你自己從小布爾喬亞的思想，感情乃至一切生活中躍出，你便有出路了吧！你便跳出了那天羅地網了吧！』

劍鳴說，他自己這幾天來也有新的頓悟。他底感情興趣也覺得有把方向轉移過的可能了。這幾天來他底精神比較開展了許多，也正是爲此哩。他現在以爲他可以把塵般的往事一脚踢開，人生原是多方面的，他把全心浸沉於文學，音樂或圖畫，或從事於其他事業上的努力，也未嘗沒有高厚的樂趣可以尋求，何必彷徨拘泥於死去的已往中惆悵呢？——他從懷裏摹出他在九溪十八澗所作的小詩來示我。這時已過午夜甚久，四下寂

---

岑，萬籟無聲，春寒襲人。我把掛在屁股上的手  
電燈取下來晃着詩本，上邊寫的是：——

『……………

在山路崎嶇的崖間，

我採了一束芳芬美麗的紅杜鵑；

這杜鵑底嬌嫩柔美是多麼惹人愛憐？——

但，我還是把我心鏡中的它底麗影撲放了罷

！

免得徒然地幽恨頻添，愁損朱顏：

我已知道了它不能久永地供在我前面。

山間的流泉底幽聲淒咽，

到那兒去又何嘗不足以勾留眷戀？——

生命底途上到處都蘊蓄着福幸底泉源的，

沒落了的魂靈啊；

快些甦醒轉來吧！

快起來追逐着明媚，愉快的生命底光燄

啊！

.....』

而我却反覆地對劍鳴進着這樣的忠告：

『劍鳴，我但願你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啊！  
——你爽快地更從個人玩世的狹仄的樊籠中躍出來吧！於是你將更和偉大的時代之生命底真實意義相緊觸了。劍鳴，於是你可以領略到真切的人生之清味啊！』

一九三零年於楊花拂面的春天寫。

## 黃昏

雪瑩緊鎖着修長的雙眉，深沉地長歎了一聲。從這一聲歎息中，她想把滿懷的煩惱與懊喪都盡量傾吐出來。她底雙手下意識地移近乳旁，緊緊地撫壓着她底酥胸。——一聲悲歎從她自己底耳邊消逝之後，顯然她覺得緊蹙的心情輕鬆了許多。但祇一剎那間，似乎她吐出的一切煩愁的氣氛，立刻凝成了一顆慘澹而無形的圈環，緊迫地圍繞着她底週遭，幾乎使她呼吸也滯塞而不自由了。她又幾回伸着纖纖的手指在胸脯上亂抓，如



想把她底悶結的臟腑抓出來透透氣似的，而她終於祇能失望地亂抓着顫顫的酥胸！那粒粒晶瑩的淚珠，隨着一道酸寒的悲味，簌簌地從她心坎上滾，滾，直滾到她倦弛的眼幕上掛着。

此時屋中一切都如死一般靜默，除了陣陣晚風掠過那窗前的模糊的柳影在蕭蕭地搖拽外，恐怕那兒整個的空間裏，祇有雪瑩底心兒是激烈地震蕩着，震蕩着；她底淚兒是在眼眶中淌漾着，淌漾着：

雪瑩懶懶地躺在菊英底牀上，對過便是她自己底牀鋪，那牀上鋪着的雪白的綫氈，氈上橫着的一盞單薄的狐裘，上面壓着的惟一的紫花鑲邊的繡着澹紅字兒的白扁枕：都一一地映入她底眼裏。而她底牀頭又與霞心底牀頭連着。霞心牀上卻鋪有桃紅色的氈兒，有麗豔得像晚霞樣光彩的錦緞的被面。——這被面是霞心底惠哥剛從成都給她帶來的，雪瑩很知道。——再回顧到她自己底孤零的衾枕，雪瑩不覺格外悲涼淒楚起來。

又一陣微和的晚風，度過了瀟疏的柳影，從窗口送入室中。但這晚風無論如何也吹不散那圍繞雪瑩週遭的煩愁的圈環。

窗前蕩動着的絲絲柳影，漸漸兒被一層紫色的微霧籠鎖着了；這微霧漸漸兒蔓延，澹澹地流入窗口，錦緞的被面上，白扁枕上，乃至所有的空間都充溢着。這紫氣與雪瑩週遭的煩愁的氣氛融溶了，溶成了蒼茫慘澹的暮色，一步步向着死默的夜之國轉變的黃昏。『啊，黃昏到了！悶鬱的黃昏！慘澹的人生！』雪瑩是這般歎息着，而她底激蕩的心情比黃昏的氣色更變轉得快哩！

『不，我何必去詛咒那虛渺的人生呢？我應該詛咒我愚妄的自己啊！一切煩惱都是自己底錯誤的結晶！假如我現在是幽囚在愁慘的墳墓裏，這墳墓原也是我自己掘成的啦！愚妄的人啊！永遠在錯誤的途中，自尋苦惱的愚妄的人啊！』

雪瑩從感傷的迷惘中痛悔起來。她覺得首先

是她不應該和菊英識；更其不應該的是認識之後，和她那樣親密，以致演出那無聊的喜劇；極其不應該的是繼喜劇之後，又和她演出更無聊的悲劇來：把她自己陷入煩惱懊喪不可自拔的地步。

雪瑩和菊英認識，是這年春天的事情，現在雖已入盛夏，這相去也不過半年來往的時間。那一天的天氣很好，抖峭的東風在和煦的日光中飄拂着，K校底滿疏的柳條上展開了新嫩的葉兒，對着春天嬌柔地微笑。雪瑩離了家鄉，剛到S埠，便跑到K校會霞心，同在這一天，她也就碰着菊英，而且和她認識了。

霞心是雪瑩底舊同學，她是K校的教員。這次雪瑩到S埠全是爲了應她底召約，所以雪瑩到了S埠一直便到K校，是當然的事情。同時和菊英認識也是當然的事情，因爲菊英也是K校底教員，又是和霞心同住在一室。

何以霞心要約雪瑩到K校來呢？這件事情祇

有霞心知道得很詳細。在前一年的暑假前，那時雪瑩和霞心都快要到S埠第一女子後期師範學校畢業了。畢業之後，霞心以她底姑爹是S埠教育局長，姑母是K校底校長的關係，下一學期得到K校去過教師生活去了。雪瑩呢，卻回到故鄉W鎮蟄居了半年。——其實她回W鎮時是抱着極大的希望的：第一層是要實現她底升學的理想；其次對於婚姻的問題能夠得到相當的解決。

這樣兩件小小的事情，本來也不算是什麼了不起的奢望，當然祇須一回到W鎮去便可以得着圓滿的結果的；雪瑩是這般想：而且新畢業回去，爹媽見着定然格外喜懽。事情當然毫無疑義可以順暢進行。

但是還有件當然的事情，雪瑩卻不曾推想到。——自然，她底媽初把她接回家時，都喜得個眉開眼笑。而當天晚上她底父親卻帶着慈和的笑容告訴她一件這樣的消息：『瑩兒，楊家幾次提起要接人呢！現在你已經畢業了，我想，我想就

答應了他吧，而且，瑩兒，你遲早總是揚家底人的。』——她底媽媽也在旁默點着頭，表示贊同。

當然，雪瑩底爹媽已是五十上下的人，以他們底經驗，思想，人生觀乃至宇宙觀說來，這樣辦法確是天經地義的！雪瑩是很懂事的人，這時沒有十分反對，原因第一是父親底脾氣是不大好惹，其次，要是反對激烈了，心頭又似乎太對父母不起。所以她祇和緩地說：『不過，爸爸！婚姻的事還不能譚到，現在是求學的時代呢！』

湊巧，不久揚名清——雪瑩底未婚夫——底母親底死耗傳來，於是『接人』不消說不能成爲事實了。雪瑩想利用這個機會屈身在家中，相機以勸父母，或者可以和平地得到成功。

啊，父親底態度是那般強硬，母親又過於軟弱了，全不能作主。半年的光陰飛也似地逝去了。雪瑩意象中的希望的寶塔，一轟轟地崩潰消滅了！她已經認清自己底政策全部失敗了！可是她

沒有勇氣和家庭激烈地宣戰，她和她底母親很相愛，她不忍使那撫養她的老年的愛者傷心。

雪瑩內心底一切痛苦，祇有她底學友霞心很知道，並且同情她，安慰她。霞心勸她到K校去，她也很以為然。要免除煩惱須跳出煩惱的網羅。到K校去教書，得到經濟的獨立，也許可以使生活別開生面。她於是毅然離開了她底母親到K校去了。

霞心和菊英底房裏，於是添了一位雪瑩。

K校裏有花草紛披的校園，活潑可愛的學生，又有道隱譚心的知心好友；雪瑩底枯寂的心靈自然也覺得安慰了一些。——但這也是一時把刺激變換了後的現象。不久，一切的煩愁又回轉來佔有了她底全心。

時刻都有許多幻影在雪瑩底眼前浮現：她看見瘦如骷髏的揚名清，帶着蒼白可怕的臉孔向她撲來；看見他倒在煙榻上呼呼地抽大煙；看見他和一輩煙朋賭友終日遊蕩，他底膝上每邊坐着個

妖精樣的妓女……又看見她父親底可怕的面孔，威嚴地扳着，痛罵她是不聽教的叛逆女子；又看見她底母親底雙眼哭腫得像一對桃子了……

通常，雪瑩總是緊鎖着眉尖的。當着沒有人的當兒，心一酸，眼淚不禁自然地墮了下來。這事曾經有幾次被霞心碰着，勸慰她總是無效。多有得幾次，這事情也像平凡化了。況且霞心這半年來生活很忙，她和她底惠哥每星期甚至有幾次的通信；對於那太不聽勸的人也祇好做出視而不見的態度來應付。這一層雪瑩早已察覺，她很能原諒霞心，雖然她感到她底悲傷的心更是深澁而沉痛了！

碰着雪瑩獨自歎息流淚的事，還是算菊英底次數最多。每次她總攜着雪瑩底手或者親切地撫着她底肩臂慰問她：——

『嗚，瑩姊，爲什麼你總是這麼悲傷呢？……』

這句流麗的慰問聲中，顯然有幾多同情的淚

痕從菊英底心底吐出。在事實上菊英底眼角上也儼然掛着有粒粒的淚珠的。

菊英叫雪瑩是瑩姊，她底年齡比雪瑩小兩歲，然而她倆卻差不多高矮，祇是菊英要俊秀一些。菊英底唇邊長是帶着一層輕快的微笑。她底頰上的迷離着的幾簇紅暈，襯着雪白的膩姿，顯出驕矜而豔麗的特有的處女美。雪瑩每次看見她，心頭總覺得輕鬆快慰了許多。何況她是那麼親切地關心着呢？雪瑩也每次照例地從心坎上流出感激的話來：

『英妹，我真感激你啊！在我底枯寂悲傷的心靈上，祇有你能給我以慰潤的瓊漿啊！』

於是菊英也更親暱地撫慰她，說：『我們都是迷個在慘澹的人生途上的行客，同情，相愛，撫慰是應該而且必要的事。我們底漫漫的前途，是多麼渺茫黯澹啊？瑩姊，我們愛着吧！攜着手前進吧！伴侶呵！』

雪瑩又墮下了幾粒淚珠來了，這是深刻地感



激的眼淚。雪瑩很奇怪那活潑美麗的菊英，也能道出這樣沉痛動人的話來！她對於菊英的親愛感佩的心情又增高了數倍。

雪瑩與菊英間的感情於是漸漸濃厚乃至非常地濃厚起來。

有一個幽清的春夜，雪瑩和菊英都已睡在牀上了。——霞心領着學生遠足春遊還沒回來，屋裏祇有她倆。她倆是剛纔解衣就寢呢。雪瑩翻了幾回身不能睡去。她不知怎樣偶然想起霞心底惠哥快要從成都回到S埠的事情，想和菊英譚譚以開開心。『英妹！……英妹！……英妹！』她這樣喚了幾聲。

祇有呼呼的不自然的鼾聲從菊英牀上傳出，杳無應聲。雪瑩等待着，等待着……她知道菊英是有意搗鬼了，『阿英！小鬼兒子！再裝睡我要……』她翻身坐起來，似乎表示要動武了。但她還沒有這樣說出，菊英這個小鬼兒子忍不住笑了：『嘻，要？要喫人麼？』

抬頭，雪瑩偶然發現了銀白色的一帶月痕，綺麗地在窗前流動着，其間有幾縷瀟疏的柳影婆娑輕盈；她不禁微微驚歎一聲：『呀，多麼好的月色啊！』不知怎樣，她底心弦也隨那月光中篩着的柳影有些蕩漾飄忽了：

『噫，月夜是這麼幽美！爲什麼人生是那般的慘澹呢？』

弄得菊英有些莫名其妙了。菊英從牀上探出頭來忽而聽着雪瑩說月色好，她望望窗前。忽而又聞着雪瑩在慨歎什麼『人生』，她嚷着：

『喂！瘋了麼？……………』

『噫！……………』

似乎雪瑩是認真地感傷着，菊英到此倒覺得難安起來，『瑩姊，噫，你總是愛無端地這樣……』

『唉，英妹，你又怎能知道？對着這樣月明柳暗的良宵，坐視着青春飄逝；心傷的人，當然別有懷抱啊！』

『呵，瑩姊，你覺得淒涼嗎？好，我來陪你睡吧。』

說着，菊英兩腳將棉被踢開，幾步跳到雪瑩牀上。剛鑽進被窩，她底一雙手很靈巧地插到雪瑩腋下亂搔，雪瑩忍耐不住，也回敬了一下，重重地在她底大腿上捏了一把，於是她也咯咯地笑起來了。

雪瑩底身體和菊英貼近，覺得舒快許多，而且一切煩擾的情緒都隨着那菊英底咯咯的笑聲而消逝了。月光輝映着的屋裏，雪瑩可以辨得出菊英底眉眼口鼻的位置，那俊秀而白膩的臉龐，在這朦朧之中，更覺得可愛了。雪瑩簡直情不自禁了，她對菊英說：『英妹，你真漂亮啊！假如我是男的，能夠這樣擁抱着你睡一宵，啊，那真是幸福啊！』

『啐！』菊英似乎有些嬌羞或說撒嬌；『假如我是男的呢？』

暫時的沉默之後，雪瑩講話又有些認真起來

。她祝福菊英將來的愛人是溫柔，漂亮又聰明！她自己呢，啊，前途是荆棘瀰漫着啦！骷髏樣的楊名清底影子，突然浮現在她底眼前，她打了一樞寒噤。

到底了解雪瑩最深的是菊英，她安慰地對雪瑩說：『我願意永遠安慰你，永遠愛着你，永遠永遠這樣和你…… ……』

自然，雪瑩也這樣想，假如菊英或她自己是個男的，那麼，她可以立刻對家庭揭起宣戰的旗幟，而和菊英結合；這樣，把一切的糾紛煩擾都可一筆勾銷！——但她立刻發現了自己犯了人心不足的毛病，又是在自尋煩惱了。在沙漠也似的人生旅途上，能夠得到菊英這麼親切地安慰，已難得了，何必定要得墮望蜀地不知自足呢？——她萬分誠摯地感激菊英了！

『英妹！你是我生命底明燈啊！』

雪瑩緊擁着菊英底酥軟的體軀，觸着她柔嫩的芳唇。在她倆底疲乏之中，月兒更吐出明瑩的

光輝，瀟疎的柳影依然在月色中輕盈地蕩漾着。

她倆底牀，以後每夜總有一張是虛設着。霞心回來後也是這樣。霞心給她底惠哥寫信的工作很繁忙，對於這一層也似乎無暇來理會。

總算愉快地度了幾宵，雪瑩也覺得人生誠然值得貪戀，她不時默默地微笑着，儼然是在感激上帝底仁慈。

然而這也許亦是刺激變換後一時的現象。

有人說，惟其是人與人太親密了，便很容易發生齟齬。這句話假若是含有真理存在，那麼，雪瑩和菊英也是一個切實的好例。她倆有意無意地賭氣的事，像春林裏的嫩筍一樣隨時隨地都在爆發着，爆發着。

的確是因為太親密了的緣故，她倆底一行一動差不多全要互相告知，不如此，似乎覺得對方於自己是疎遠冷澀；而忘記相告和不必相告的事情卻很多。她倆親密到無時無刻可以暫離，假使菊英和旁的朋友表示稍為親密，或離開雪瑩的時

間稍爲久一點，雪瑩看來，菊英至少也有幾分變心或又顧而之他的嫌疑；而她倆各自己和旁人接觸及離開的事情也儘有。甚至於爲着撒嬌撒癡，因了喝一杯茶水的緣故，倆人也得傷傷心心地痛哭一傷。——別的人往往以爲她倆簡直在發瘋。

到了最親密的時候，姊妹和佔有在人與人間活動得最厲害了！這時把『諒解』這回事忘卻是常有的事情。但忘卻了它——諒解——那事情就非常糟糕了！雪瑩和菊英間發生意氣是當然的結果。而且，她倆間之裂痕，醞釀着有如所謂無產階級之革命，等待某個時機一到來，將有翻江湧海的變動發生。而在未爆發前仍保持着相當的安靜。

那天菊英看見霞心穿起一件茄色的短衫，覺得很好看，她自己也有去縫一件的意思；這層意思顯然在她底言語間流露出來。雪瑩很能體貼她，湊着她說；『我早想縫件新的衣服呢，好吧，等會兒我去買衣料。英妹！我倆一人縫一件。好

嗎？』

晚上雪瑩攜着兩件很漂亮的湖色畢氈衫料回來。她想來菊英見了一定又將喜得跳了起來的，菊英向來喜歡湖色，而且一年四季差不多都是穿着湖色的短衫或旗袍。所以她一碰着菊英便像唱醜表功樣地得意地說；『你看這畢氈，多美的湖色啊！』

菊英瞥了一眼，有些失望地蹙着眉頭，很奇怪，說的話倒很有埋怨的意味：『噯，這種死板板顏色我穿得討厭了！霞心那樣的茄色多好看啦！』她並沒有接受那畢氈。——雪瑩碰了釘子，覺得菊英有意要為難她，同時她底臉龐上浮現着顯著的難過和憤懣的表情。她自抑着說：

『你平時不是……湖色有什麼不好呢？』

『是好的，謝謝你！你拿去自己穿吧！』

『啊！我買錯了？』

『誰說你錯？』

『……好！你不要也罷，我自己縫。』

『誰向你要？你自己去買的啦！』

菊英眨着眼抽身便走了，頭也不回。雪瑩氣極，雙手顫顫發抖，而眼眶中幾乎墮下了淚來。

幾天菊英和雪瑩沒有講話，菊英祇同着另外幾個女同事親密地周旋。雪瑩要表示她底氣性更強，每天祇同幾個小學生或同事混着，連自己底住室也少去逗留過。

雖然，在晚上，她倆底牀上都有悲泣的聲音送出。雪瑩細想來，也不應該這樣孩氣，無聊！她很想和菊英和解。但她一碰見了菊英底帶幾分驕態的神氣，立刻憤怒起來，終於倔強地離開她。

不但憤怒，雪瑩極力在否認菊英了。菊英那樣親密地和幾個女同伴糾纏着，說不定她和她們也在做接吻擁抱的遊戲！蕩婦的人格！——菊英和她底女伴擁抱着的幻影，立刻在雪瑩底腦膜上晃現了。

委實雪瑩是更被寂寞煩躁的氣氛包圍着，她甚至有時想說一句話，也尋不着一個相當的人，



對誰說呢？除了菊英。她在這種煩悶中，更進一步否認她自己起來。

她和菊英那樣地親近，已經是一種畸形的，變態的現象；這原不是她本意要和菊英相戀，而她事實上卻已跳入這畸形的模子了！永久地相愛着也罷，却在這畸形之中又演出變態來！和菊英反目，弄得來這麼無聊，沒趣，煩惱。

她決心否認浪蕩的菊英，否認她過去的自己；要忘了過去的一切。她覺得自己近日性情特別地異樣，喜怒悲憤的變化，她自己也捉摸不着一——她要從這反常的無謂的生活中跳出來，從事業上為人類社會努力以安慰自己枯寂的心靈。個人底立場上事事都無希望的。她在切齒地憤恨家庭陷害了她！不，萬惡的社會陷害了她！菊英也陷害了她半年！她要將腦中的菊英底影像毀滅，她要掙扎起來反抗萬惡的社會！

想到這裏，雪瑩底意識從憤慨中覺得開朗了許多，她眼幕上掛着的怯弱的結晶品——眼淚也

就會澹然消失了。

但是一轉眼，菊英底俊美活潑的影子在雪瑩底幻想中一閃，『瑩姐，我們愛着吧！』雪瑩又覺得菊英底可愛來，她無論如何也是愛着菊英啊！她又想起自己對於菊英未免過於暴躁，使她難堪！菊英也定然很悲傷煩惱吧？但活潑愉快的菊英，是爲着安慰她愛友底悲哀，把同情，撫愛去換得了煩惱來！雪瑩忍受不住良心底自責，又微微地淌下了兩泓清淚。

慘澹的一生中，使自己枯寂的心靈嘗着慰潤的甘味的，除了菊英之外更有誰呢？雪瑩在菊英狀上翻轉身來，緊緊地抱着，熱烈地吻着菊英底衾被，吻着！吻着！在她底疲倦的眼前，黃昏的朦昧中，髣髴菊英是在那衾被上橫坐着。

『親愛的英妹！英妹！你容許我懺悔吧！你是惟一的安慰我的天使啊！我誠摯地感激你，英妹！但是我愚妄地使你心靈悲哀失望，啊！這是多麼深湛的罪過啊！你容許我懺悔吧！英妹！』

髻髻雪瑩是倒在菊英底懷中，菊英像白臘鑄成的臉龐上，也掛有兩泓明瑩的淚痕，微微地俯就下來吻着雪瑩：

『…………瑩姐！我們愛着吧！…………』

答的一聲，像閃道電光樣，房裏的電燈亮了。雪瑩底眼前祇騰有一陣黑色的幻圈浮現。她從迷惘中恢復了清醒的神志，然後看見霞心停停地在燈光之中立着。

『瑩！起來玩吧！今夜的月色真好！你看銀盤樣的月兒已經掛在東天了。——我們想到西園去賞月，惠哥也要去，他在外面等着呢。去麼？瑩：我特地來約你，同時來把這枝玉屏簫帶去……』如銀屏瀉水樣，霞心說着，一邊把壁上掛着那枝繫着朱紅絲羽的洞簫取下。

『霞，你們去玩吧！我身體有些不舒服，想睡睡。霞，你告訴惠他們，說我失陪了！』——雪瑩這般悲泣着，那里還有閒心去遊玩呢？她怕霞心發現她底雙眼有些紅腫，祇撫在被窩上這般

推卻。

霞心底咯咯的履聲又在房門外響動了，這履聲漸漸地輕微了，杳不可聞了。

電燈活像一隻獠惡的眼睛釘視着雪瑩，使她覺得有些恐怖懼怕起來。她答的一聲依然把電燈扭熄，回頭又倒在菊英牀上，想回復到剛纔的幻境裏，重溫一遍。

果然，朦朧的暮色又充溢了所有的空間，一切都沉靜幽默着，如死一樣地沉默。但是菊英底慈祥可愛的俊美的影子，無論如何也不能在雪瑩眼前再現一度。而祇換成了骷髏樣的揚名清，嚴酷的父親底面龐，母親底哭腫了的眼睛……一切的一切像走馬燈樣地在黯澹的黃昏中旋轉着，旋轉着！

『啊，悶鬱的黃昏！慘澹的人生！』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三日完稿。

## 青春萌影

綠鬱垂條的楊柳樹下，賀宗和墨蘭底影子出現了。賀宗提着一個重沉沉的藤箱，走起路來身體成了傾斜的形勢，墨蘭底手裏却祇抱着一疊輕巧的毡氈，蹣跚地移動着脚步。『啊，墨蘭！你們女性在社會上真受優待啊，你看，你們做的事總要檢那又經便，又容易的；至於粗重費力的事，會有男的呆子來替你們負擔啦！』墨蘭走近我身邊了，但這樣的話我終於懶得說出來。我祇帶些責問的口吻問：『噫！你們那邊天亮得遲些麼？』

現在六點鐘已經過了。他們原約定至遲在早晨五點半以前來同我一道往北站出發，搭七點五分鐘的快車到鎮江。今天天剛破曉的時候，我便起來把簡單的行裝整理妥當，想早一刻到北站，能夠在車箱裏佔着個寬爽舒適的坐位。而他們卻是遲遲不來。這時鮮耀耀的一輪朝曦，初推出微籠薄霧的樹梢，背後襯着澹藍色的天幕，真像年青人底美妙的幻想那般華艷，明潔，豐潤，溫和，圓滿。我獨立在東向的樓頭，等待他們，幾乎與那懷着想思的人兒癡倚欄杆，望穿秋水的情態一樣了。

賀宗用了全副精力去對付那沉重的藤箱，對於我責問的話像沒有餘力來分辯。墨蘭卻不然了，她閉着半邊眼睛，把嘴唇一歪，裝出鬼臉，倒惹得我笑了起來。我們深怕再把時間耽誤了，所以在瞬息的工夫之後，賀宗，墨蘭同我已裝入由江灣到北站的像搖籃一般跛蕩的公共汽車，在朝氣瀾離的江灣道上奔馳了。

糟糕！到北站時，表上的時針已經端指着七點了。祇有幾分鍾的時間給我們做買票，上車等的事。車站上真擁擠，並有許多披堅執銳的武裝同志們，在那兒森嚴戒備，如臨大敵的螞蟻一般。我大概是太慌忙了吧？不知怎樣越入了他們底戒嚴區域，有個忠於其職的武士，揮着顛端逗着白亮亮的刺刀的步槍，不容氣地叱我：『走那邊！』我底手裏提的祇是個籐箱，不是手槍或炸彈，自然祇有吞聲忍氣他聽命。——後來聽說這天特別戒嚴，是因為國民政府底一個要人來滬的緣故哩！

嗚嗚的氣笛聲狂叫起來了，但這時賀宗，墨蘭同我三人都在月台上東闖西闖，不得其門而入，每部客車底門口都擠滿了人，比蜂羣還要擁簇。沒有辦法了！絕望了！我垂頭喪氣地在車窗外面着急。出乎意料地有人在我頭上拍一下，我驚異地忙抬起頭來；

『啊喲！我叫了好幾聲你都沒聽見……』

『呀！你什麼時候到此地的？現在回南京去麼？』別了年餘的葉君笑嘻嘻地從車底窗口探出頭來望着我。我沒有等他再答話，連忙把手裏的籐箱從窗口送給他，一壁叫賀宗快把他底籐箱拿來送上去。於是我們拚命地從人縫中擠上車去。我們尚在大告奮勇地在人縫中掙扎，而火車開動時的軋礫的輪聲已經傳到了我底耳膜。

直擠到葉君底坐位，差不多在一輛車底正中段的部分，覺得稍爲鬆爽了點。深深地呼了幾口氣之後，我纔發覺我底襯衫已經汗濕透了，我纔想起現在正是暑氣薰人的夏天呢！我把草帽脫在手裏亂搖，同時墨蘭也走攏來了。虧了葉君幫着我們向左右鄰人通融了一個坐位出來。照例女性們在這些地方特有優先權，這一個位置當然讓給墨蘭坐了。可是她底膝上便作了我同賀宗底衣服，草帽的堆棧。不知怎樣通融入通融地，我同賀宗也各得一屁股之地而坐下了。再經幾番的通融我們泡的兩壺茶也有得擺的地方。



葉君剛從日本回國來，他是隨同着他們底參觀團到日本去遊歷的。自然車上還有他底許多同伴。司葉君寒暄幾句，敘敘別後情形；我們大家便譚起開天起來。譚話的線索，大而至於國家以及國際間大事，小而至於個人底戀愛及其他瑣屑細聞。

蠻橫的日本帝國主義底增兵山東；田中內閣罷增兵山東而提出一筆大款來運動選舉的野心；日本在野的民政黨底活動；中日經濟絕交後日本情形……都是葉君譚話的好資料。甚為令我驚駭的是日本人底可怕的野心，陰謀。據說日本人專討論中國滿蒙問題的書籍底書目，集起來已經有幾大厚冊，這在量的方面是多麼驚人？至於討論的內容，當然不外怎樣侵略，奪取，佔據！俺，那可憐的韓國人，印度阿三底命運在那兒向着我們大中華民族在招手啊！

灰黑色的煤烟塊，像雪花一般片片從窗口打入。設若把窗子關上，不能透風，則滿座的人們所吐的悶熱的氣味，團結起來，更是難當！我同

賀宗底白色襯衫上都添了許多點點的花紋。可憐墨蘭底那件鮮嫩的湖色的上衣，竟蓋上了一層黯暮的顏色。葉君每次把他那柄短小的黑紙扇給我，我揮扇之下，黏在我衣上的煤烟總有幾片要翻飄起舞。葉君却有幾分得意地說：

『旅行最好着顏色灰暮些的衣服，便是弄污了一點也不顯。我這件衣服在車上拖來拖去經了許多時日啊！』

的確，他着得件灰褐色的學生服，從表面看來並不顯得醜醜。我想在人生底旅途上旅行着的人，假如思想，行爲都多帶些兒灰色的成分，也會和衣服一樣弄污了也不顯，因爲他本身便是污濁的。不過葉君底臉了卻糟糕了，煤烟飛上去和粒粒的汗珠牢牢黏着，黑烟在白色的皮膚上是非常顯著。

蘇州，無錫，常州一站一站地過去了，祇有一個大車便到我們底有名的產醋地，鎮江。我同墨蘭，賀宗底旅行目的地本是揚州，自然，到揚

州須先到鎮江然後轉乘輪船或汽車去的。——我們譚了許久的話，有些疲倦了。我懶洋洋地立起身來，凭着車窗往外眺望。綠鬱的田疇，林木，山岳都徐徐地向後移動。火熱的太陽已升到中天，放射出金色的威光，似乎要把那田野中焦黃的農人曬化成滴滴的汗液。噫，我剛把頭探出窗外去，片片的煤烟便不容氣地迎面打來。我想，煤烟也如女郎們撲的香粉一般白膩，我定然可以變成個粉團樣的小白面臉，當車抵鎮江的時候。

火車鑽過了漆黑的山洞，便到鎮江車站了。別了葉君，我同賀宗各提着一個重沈沈的提箱，墨蘭也隨着我們離開了車站。

午後兩點多鐘的時候，揚子江濱的一隻小汽船的客艙裏，稀疏地坐着八九個乘客，其中有掣着梨子攔在嘴邊慢慢咀嚼的墨蘭，持着望遠鏡去看河對岸的沙汀的賀宗，同翻着一本小說書瀏覽消遣的我。汽船在紅色的水波中鼓起銀白的浪花，由浩渺的長江漸漸轉入清雅的淮河。淮河底景

色很好，岸旁一片青青的草色，芳嫩而幽美，接着雲天相連的峻秀的遠山。可惜傍河的揚柳并不多見，不然更是錦上添花了。不時可見草岸上點綴二三橫騎牛背的牧童，幾匹沒有鞍韉的驢馬。這幽然的逸趣，幾乎滌淨了一天來所受的風塵。

傍晚的時候，揚州底行人擁擠的狹仄的街道上，有三輛人力車便是載着我同墨蘭，賀宗。

幾年前見過一面的素瑩，她底形容黃瘦得帶幾分憔悴的病色，初使我不能認出是她來。思脫依然是兩年前那樣瘦削，祇是頭髮剪得短短的，不似從前。思脫和素瑩倆底住所是在揚州M局底後邊，一度大約清代康熙，乾隆年間傳遺下來的屋子底樓上。屋中陳設很古雅，壁上掛有鄭板橋，曾國藩之流寫的屏聯。他倆看見盼望了許久的我們到了，似乎非常高興。

第二天的上午，思脫是做『官』的人，不消說照例要衣冠楚楚地到M局底辦公廳裏去辦『公』的。素瑩便伴着我同墨蘭，賀宗到城外的瘦西湖去

划船。瘦西湖底游船很多，我們雇了一隻粉綠欄杆張着白色布幔的小船。撐船的是個矯健的年青女子，穿的衣服也還整潔，赤着一雙天足，皮膚曬得黃而亮了。可是她底頭髮卻梳得光光的，髮髻上還插着一朶鮮紅的花兒。船在湖心蕩漾了，我臥在一張睡椅上，聽那船篙擊動水波的丁冬的聲音，陣陣的涼風徐徐在我臉上吹拂。

素瑩說，游湖的人要午後纔很多呢。她又說，以前湖裏撐船的女子更繁多，而且多半都不是良家好婦女，繼後經官廳嚴厲禁止，不許她們既做妓女又兼做船婦，傷風敗俗！於是逼得她們都進城去做專門妓女，所以現在的風氣好得多了！

離我們底船不遠，浮來一葉扁舟，船裏昂昂然坐着個身體魁梧的中年以後的人，那俗惡的面龐上一雙狡猾的眼睛和那蹺起的一副八字鬚，可以實足地表示出他是地方上的獯惡的土豪，劣紳或者地痞！然而素瑩指着他說：

『那個M局的X地的分局長呢！』

他那分局長是犧牲了幾百元錢的重資運動來的；素瑩一口氣說了下去：現在的官位都有定價呢，幾千圓錢可以運動總局長做；縣政府裏的縣長也祇須萬餘圓便弄得到手；如果有十幾萬的巨資，那麼要做省政府裏的廳長也很容易。

『然則在這「將本求利」的原則之下，思脫也弄得很好吧？』我含笑問素瑩，她卻很失望地說：

『哼！思脫纔不會弄錢！別人得着他那個位置，弄得好一月可以進一千幾。但是思脫卻沒有這樣的本事，連我同他，倆人底費用還不時感着受窘呢。』

『要是思脫也化了本錢去運動的，他不是有「不會做官，倒賠盤纏」的危險麼？』我們都笑了起來。

湖濱一帶都是翠綠的茂樹芳草。朦朧幽深的柳影緊鎖着的綠楊柳，紅粉富艷的荷花盛開着的徐園，都在我底腦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一處幾株濃密的樹影掩覆着的湖濱，我們剛把船舶

住，素瑩卻提議把船撐到五亭橋下去塞橋洞。可憐那香汗淋漓的年青姑娘，面龐被那多情的太陽吻得紅紅的了。她還沒有得着片刻的休息，又撻起纖細的船篙，刺入那澄清的碧綠的湖水。船兒慢慢地向着五亭橋移動了。

五亭橋上的五座亭臺已經坍了幾處，留下的殘基敗瓦，對着遊人表示一種感傷哀悼的情愴。船舶橋下，陰涼幽靜。湖莊的掩映着那朱紅欄杆的樓榭的幾株如烟的細柳，瀰漫在垂柳之下的一片翠綠的田田蓮葉和鮮艷的團團荷花，都歷歷映入眼簾。柳梢的時輟時綴的蟬聲，悠揚地在耳邊振蕩——如果這時祇有一對情侶在這兒甜密敘話，那真極人間賞心樂事了！不過素瑩還要補充點意見，她說，最好是一對初戀的情人更有趣些。如她和思脫倆而今當着月明風靜的良夜，或者紅霞漫天的黃昏，有時乘興泛湖，亦覺默然相對，想不出什麼話說，樂趣也遞減了許多。

湖中許多翻翻戲水的雙飛鳥，嬌艷凝香的並

頭蓮，風情瀟灑的雙雙對對的遊人，都使我初次游船便對於清雅而富艷的瘦西湖生了無限的依慕眷戀的情懷。繼後差不多每天瘦西湖底碧綠的波心，總有我底影子在那兒蕩漾；湖濱的亭園寺院裏，也總少不了有我底足跡的。

最熱鬧的一次是我們三對半人去遊湖，其中除了思脫同素瑩賀宗同墨蘭之外，有思脫底同事 Y 和他底夫人，賸下的半對人不消說是我自己了。人多話也就複襍起來。思脫本不是喜歡多說話的，然而有時卻高興提出點帶二分春色的問題討論；什麼 K 大姊今年二十好幾了，她底問題——自然是性底——還沒有解決，看怎麼得了嘞？什麼到 P 地去『解決問題』的 s 底消息又怎樣了嘞。於是解決問題竟成了新鮮而別緻的題材。但是譚到後來，他們底目光似乎都注視到我身上。我想不妙，事情糟糕了，他們唱起我底戲來了！『喂，薛蠻！你底問題也解決得了！』的話還沒有脫出他們底口唇，卻已先響徹了我底耳腔。——



的確，在我們三對半人之中，除我而外都是解決了問題的過來人，年紀稍幼些的我呢，悲觀些說，委實前途渺茫得很；樂觀一點，也未嘗不可以說將有如花似錦的幸運在飄渺的將來。——我決定厚起臉皮不睬他們的，但是我底耳根偏不爭氣，似乎有些發燒，大概我底顏面也有些赧然吧？

『喂！唱「打倒列強」，給你銅子！』

綠楊邨附近的一角湖濱，綠簇的一叢禿樹裏，坐着個年紀在半百以上的老翁，手持一根長長的竹竿，竿端繫着個圓圓的布袋，撐向我們底船來。——據說他是前清的一名秀才呢，流落揚州，結果晚年祇有朝暮在瘦西湖邊，唱幾句『二十四橋明月夜，『春風十里揚州路』之類的詞句，以邀遊客們給他些賜賞。而在最近，他卻黨化了，除了唱幾句『二十四橋明月夜，』見着髡髮像革命青年的人物，便高唱：『打倒列強！打倒列強！除軍閥！……』因此他底收入頗好，生意好的那天，可以得一圓多錢。——他聽見我們底

喚聲，便欣然有得色地振動他底僵老的喉嚨大叫：  
『打倒列強！除軍閥！』惹得大家都慘然發笑了。

暮色蒼茫的時候，我們纔坐着船向歸路前行。船過綠楊邨，邨中酒家底紅紅的燈影可以顯然望見。

是秋天開始的當兒了，揚州底氣候依然鬱熱不堪。一個眠人的午後素整和墨蘭都像午睡去了。連日的玩游也使我身體略感困倦，我倒在一張臨風的睡椅上，乘着涼幽幽的微風吹拂，手裏拿一本西廂在那兒翻着。但是書上的字跡漸漸模糊，我底眼簾漸漸合攏，漸漸地朦朧而入睡鄉了。

陰沉的夜幕籠罩下來了，一間黑黝黝的屋子裏似乎祇有我一人，屋角的老鼠在那兒嘍嘍地叫跳，嗡嗡的蚊聲更是愁鬱而慘澹！茫茫四顧，我胸中全被寂寞，淒涼，苦悶，煩躁的情緒湧塞了。窗口有微光透入，屋中的什物可以略見一個模糊的輪廓。桌椅牀帳都像死一般地默沉着。祇有

陳設在長几上的那個古怪的花瓶，黑聳聳地蹲在那兒，像在蠕蠕地動着。那喇叭狀的瓶口伸出黑黑的一團，顯然是一個望着我獠笑的魔鬼腦殼。恐怖濃霧由頂至踵把我籠鎖着。我蹣跚幾步逃出屋外。

一切都靜悄悄地沒有聲息了，素瑩和墨蘭她們底半個影兒也不曾看見。髣髴世界底末日臨了！我是摸索着在墳墓中徘徊的人兒。啊，好在大門近了，我啞呀一聲推開了那沉重的門扇。

啊，我喫了一驚，這是多麼清朗的一個明月夜呀！大地上好像凝着一層乳白色的銀霜，圓圓明皎的一輪圓月，懸在深藍色的半天，廣寒宮中的瓊樓玉宇裏的姮娥歌舞的聲息，似乎隱約可以聽見。我乘着明朗的月色，穿過幾條小徑，一帶巍峨的城牆底黑影，壁立地橫在我前面了。沿着城牆，稀疏地有幾家屋宇，此外便是林木叢生的園地。蕭疎的千竿修竹底瘦影，在明瑩的月光之下，更顯得纖秀清雅。綠簇的裸樹，朦朧的芳草

，都是它們繁茂盛時的景況，沒有帶半分的秋底顏色。我信步緣着曲折的草徑前往，不時可以聽得幾聲唧唧的蟲鳴，在我腳畔的草叢中歌奏。

忽然，白色的一段圍牆浮現在我眼前，牆端一扇半掩着的門兒。——大概這是一處什麼寺院吧？我輕輕地推開了門兒，但見裏邊花木繽紛，明媚絕俗。卻不見有一個人底蹤影。附近着門的粉牆下，種着幾十株纖纖的翠竹。我慢慢地在那磚塊砌成的微有苔蘚的小徑上步着。徑旁紮有欄杆，上面覆着布滿紫藤的花架。架上幾處襍有粉紅色的團圓的花朵盛開着，媚艷可人。紫藤和花兒底影子，映射在我身上，一朵朵，一片片，一點點的清浙明顯。瀰漫在月光中的噴噴的花香，在我身邊繚繞。——我很懷疑，到揚州許久，怎麼附近這樣幽美的一個處所也不曾發見呢？

走過一所雅潔的小亭，亭外錯雜的有幾株澀翠欲滴的楊柳。柳樹下可以聞着飄逸的荷香。我從陰深的小徑中鑽出去，果然尋得一處廣可畝許

的荷池。池中底浮出水面的對對的並頭蓮，和映入水底的圓月一般團艷。池邊的石砌的欄杆上啊！啊！坐着一個嬌滴滴的妙齡女郎，癡望着池荷，眉尖鎖着一種難以形容的閒愁幽怨。瑩潔如藕條樣的皓臂赤裸裸地露着。纖手裏挈着一把團團的絹扇。傲突的一對乳峯輕將一層桃色的襯衣蹺起，很像一對新塚。桃色的襯衣下覆着那魚肚白的短褲。一段和白色蓮瓣的顏色相髣的白嫩的肥腿，緊貼着那石砌的欄杆。啊，我走入了別人底家園裏來了麼？我正想引退，然而我底脚步聲已經驚動了她了，真是進退維谷啊！

雖是我底心臟在迸迸跳動，但我立刻鼓足勇氣！硬起面皮沒有退縮，而且更走向前。啊，她那黑晶晶的一雙明媚的眸子，使我記憶起曾在什麼地方見過她來。她底豐腴圓潤的面龐，在月光之下更顯得白膩俊美。她初驚異地凝視着我，啊，我好不容易要抑制着心兒底跳動，裝出很平靜的樣子，尋一句話來打破這一時的沈默。但是說這

句話真難，結果我祇沒頭沒尾地問：『…啊，好像在什麼地方會過？…』她凝思一瞬，嬌聲地說：

『啊，可不是麼？那天游船到徐園，看見同着 M 局的幾個人一道的，不是有您麼？……』

『啊，對了！……』

我要說明我乘着月夜信步游玩、偶到此間，冒昧得很的歉意的話，而她卻毫不間意，把絹扇將石上的灰塵扇掃了，邀我同坐。——我真覺不安，然而也大方地在石上就坐了。

同她譚起話來，她招着流麗的語調，竟像故友相聚，促膝譚心一般姿態。我告訴她，我底名叫薛巒，本來在上海 H 校讀書，暑假中訪一個同鄉纔到揚州游玩。她似乎很驚異地說：

『呀，你是 H 校的密斯塔薛麼？久仰得很！……啊，我有個表兄，M 在 H 校，今年初去的，可認識他麼？』

『M？啊，似乎認得的——今年的新同學很

多呢！』

她說，她本來也不是住在揚州，而是在蘇州的一個女學校讀書，暑假裏纔到揚州她姑母家中來避暑哩。這個花園是她姑父底祖父修造的，清雅而幽美，她非常喜愛，所以今年學校剛放假便來到此間。她把絹扇遙指着荷池過去幾株綠柳罩着的小屋子道：

『那兒便是我底住室啊，密斯塔薛，進去坐坐吧！……呀！我衣服也沒穿；祇有一件襯衣，密斯塔薛，不要見笑啊！』——似乎她初發覺她底半身是裸露着，她羞答答地頰上泛起一片紅霞。這時月色更加清朗了。

那間小小的長方形的屋子裏，陳設簡單清爽。一端有一張小牀，上邊鋪着雪白的被褥，一籠珍珠羅的圓頂帳束起掛在牀頭。屋底中部臨着窗牖斜擺一張枕檀色的寫字臺。靠近着臺子有個藤黃色的書架。臺上擺本翻開的厚書，底裝製很像最近譯的幸克萊底石炭王，我翻來看，果然沒有

猜錯。書面有鋼筆簽的名：麥芬。我便連忙問她：

『掩，麥芬就是你麼？我竟忘了問你底大名呢！』

她正把水瓶揭開倒茶，笑嬉嬉地向我點點頭，便把那鐘茶送給我。她底書架上陳設着有許多時下最流行的文藝書籍。

『密斯麥芬，你倒很喜歡看文藝書籍呢！』

『哎喲，淺薄得很！……不瞞你，我對於文學很感興趣呢。……密斯塔薛，你願意指教指教我麼？』

『嘎，不要太客氣了啦！』

譚到揚州底景色，她也非常讚賞瘦西湖，我說，月白風清之夜的瘦西湖，更不知怎樣的幽美而富於詩意啊！於是她提議趁着月色去遊湖，我自然是附議的。這時她已披上外衣，她很迅速地把鞋襪換了，就要動身。

轉瞬間麥芬同我在瘦西湖裏的一隻游船上飄



蕩了。我講了許多我底山明水秀的故鄉的故事；在學校裏的有趣的鎖開；以至於現代政治的黑漆一團；青年人底前途渺渺；近日還有人鼓吹復古運動，主張學校統用文言，取消男女同學的荒謬絕論…………她靠在我底身邊，譚的話完全與我異曲同工。

大概夜深了吧，綠楊柳裏的燈火已經熄滅，朦朧的細柳上抹上一層澹澹的薄霧，比白天的景象更加上慈祥和美的素質。天心的一輪湖、月滿心的一輪滿月，是多麼華艷，明潔，豐潤，溫柔，圓滿的一對啊！撐船的是一個中年女人，沿着翠黛的湖濱，她直送我們到山影屏立的平山堂。船婦守着小船，菱芬便同我到觀音山背後的『乾河』和平山堂底宋儒歐陽修底讀書故地去耍。

相傳乾河在千年前，中國的風流皇帝隋煬帝時，曾有幾千嬌美的宮女在那兒洗過澡。可惜現在河已乾了，不然裏面定有餘留的凝香的。不想在千年前的中國歷史上，竟有這許多光榮的女性

，比現代的新婦女還要開放呢！——芡芬卻是說

：

『光榮？不過是蠻橫的暴君底侮辱女性罷了！』

我沒有作聲。繼後我說：

『我們去看歐陽修讀書的處所吧！』

芡芬底手搭在我肩上，我們踩着我們底一雙影子，慢慢地向平山堂走去。爬到山腰，回頭望那瘦西湖底平靜的湖水，水上浮着一隻小小的遊船；船頭坐着的船婦，她望浩渺的湖水，望望中天的明月，望望山半的我們：似乎在那兒有無限的感傷慨歎。芡芬忽然牽動我底手問道：

『替！你今年幾歲？』

『啊，幾歲麼？——記得我是辛亥革命那年的春天生的呢。………你呢？』

『我呀，你猜猜看！………比你小些，也是春天生的，雲南起義那年的春天啊！』

平山堂底廟門沒有關着，進廟去的第一座殿

裏，中央立着一個韋陀佛，兩邊是像兇惡的魔鬼樣的四大天王，令人看了便悚然而懼。有次同墨蘭來，到這兒她把扇子遮着臉一溜焉就跑過了。女人總是一樣的脾氣，荳芬也說她怕得很，一隻手掛在我肩膀上，一隻手緊握着我底手，把面龐藏在我胸懷裏，緊貼着我迸亂跳得像野馬一樣的心胸，蓬鬆的頭髮香噴噴地在我唇邊婆娑。——這一間殿堂像夢一般地便飄過了。

歐陽修底書齋旁，一株連抱的古樹下的石堦上，篩着點點琉璃樣的月痕。我攜着荳芬在涼爽的石堦上坐着。她說她爬上山來有些發熱了，叫我不笑她，她很靈速地把外衣脫來丟在我懷裏。她底藕一般皓白的手臂，突突的乳峯，豐腴的酥胸，又重新浮現在我眼前。她緊握着我底手說，她想到上海讀書，以後有許多事情囑託我呢。她底呼吸非常捉迫，我底手不知何時觸着她底柔軟的酥胸，她底心兒跳動得十分劇烈。啊，她底黑晶晶的眸子在閃爍，我底唇邊…… ……

『喂！到貧兒院去安-洞！薛巒！』——墨蘭底聲音把我叫醒了。我睜開矇矓的睡眼時，心兒還是在迸迸地亂跳。手中拿着的一本西廂記，早已落到地上。我鼓起眼睛望着墨蘭，又是氣急，又是恐怖，又是腦恨；然而我終於笑了起來。

恍兮惚兮地去逛了貧兒院轉來，思脫，素瑩弄了許多的酒來喫，把我灌得酩酊大醉。我沒有多說話，悄悄地臥在牀上，重入了迷糊的夢鄉。

賀宗和墨蘭還眷戀着瘦西湖，同時也不忍卽和思脫，素瑩倆分離。而我已經決心，把這段無聊的生活結束了。

幾天之後，鎮揚長途汽車把我送到鎮江，滬寧線上的怒氣沖沖的火車頭把我拖回上海了。

於一九二九年十月已涼天氣作。

## 幽蘭底疑問

幾枝婷婷勁秀的蘭花，被幾筆畫成樣的交風眼的綠葉包護着。葉是綠得像蔥色的寶玉一般可愛；瑩潔肥嫩的花莖，有美麗的姑娘底細膩的手梗那樣好看；鮮美的花瓣裏，捧着數點微紅的花心，也有美麗的姑娘底香腮上泛的縷縷紅霞那樣鮮妍。微風低唱的時候，她便一搖一蕩，嫵嫵娜娜地跳舞着，蔥綠而細長的蘭葉，環繞在她左右一招一展：真是玉人兒圍上了翡翠的玉帶了。

這樣美麗的蘭花，從前塵世裏是不曾有的。

她生長在巍峨的高山底幽深的谷中。這樣的谷，因為過於幽深，而且山也是那樣高，所以從來不會有過人底踪影的，不，便是飛鳥也很難飛到那兒去。

幽谷之中，平凡的花是沒有福分配去享受那幽靜的風光。這樣幽靜的谷，似乎純全為清雅絕俗的蘭花創設的世界。

藍悠悠的天空，晴時托出一輪鮮艷奪目的紅日，有時還有金光燦爛的彩霞在其旁飛舞。清夜來臨，藍色天空中又推出一輪神女的面龐樣的圓月，皎潔晶瑩。或則滿天嵌着像透明的寶石樣的萬顆星星。倔強的岩鷹，常常和高空的白雲賽跑，逞他底小翅膀兒雄健。——一切的景色，蘭花在幽谷裏祇須抬起了頭，便可慢慢隨心賞玩。她常笑那凌雲的岩鷹，雖是勇健，然而他底本領也僅能在飄渺的空際畫些看不見的圓圈。谷中的淙淙細語的流泉，是調節那兒的空氣底寂岑沈悶的惟一樂器，也可以說是蘭花隨風跳舞時彈奏的丁丁琴琴的鋼琴。

聽聽丁零的流泉，望望蔚藍的空際，或者自賞她底秀麗與芳香：這就是蘭花在幽谷裏的舒適的平安的雅靜的生活。

在平板幽靜的生活裏，蘭花不知生長了多少的年代？祇是有浩浩的碧空，涓涓的細流，自然不免有嫌單調起來。久而久之，她對於她底現實生活生了厭倦之心，疲泛地低垂了她底頭，臨風她也沒有勁兒來跳舞了。

金色黃蜂，沒有和她一次的譚話；翩翩的粉蝶，也沒有和她有一次舞蹈會的舉行；至於清脆的飛鳥底歌喉，幽揚的鳴蟲底長嘯，都和幽谷中的她無緣！這樣過於幽深的谷，而且山也是那麼高，一切翅力薄弱的，不能高飛遠跳的族類，祇有對着幽幽的深谷惘然興歎。

蘭花無事可做，她的微紅而芳嫩的花心，和從前鎖在深閨的妙齡的女郎底春心一般無聊無賴。她覺得自己比在飄渺的空際畫看不見的圓圈的岩鷹更無聊了。寂寞的周遭，終於逼她尋出一個

消遣的方法，她想出許多的問題來探討研究。

她想，同樣懸掛在天空裏的事物爲什麼會有許多的差別呢？月兒和太陽雖有些相髣，但詳細觀察，就形狀以言，月兒是有圓有缺，不像太陽底長圓，就光彩以言，太陽燃着熊熊的烈焰，針一般刺眼的金光燦爛，月兒乃是放射的銀色的和平的清澹的寒光；祇有陰晴一點，大概相同，每當烏雲像魔鬼底衣服樣地羅列滿天時，金光，銀光，圓的缺的都統被魔鬼吞去了。……羣羣的繁星，豈不太可笑了麼？月兒失掉了圓光的當兒，她們一個個在天空中擠眉擠眼地快活煞了！月兒一放射出澄澄的光輝，她們便統統躲藏起來，膽大點的幾顆星兒，也祇敢偷偷地探頭望望，但她們一見明皎皎的更大的月兒底面龐，便羞得要死……月兒也豈不太可笑了麼？她一和金色的太陽見面，怪可憐地，變做了慘黃得浮腫似的臉兒，她底輝煌明艷的銀光，不知銷失到那兒去了？……太陽又何嘗不可笑呢？至少不能令人相信，每次



魔鬼張開他底烏雲的衣服輕易地都把火熱的太陽吞了麼？總有些時太陽躲藏起來了，不然他何以往往從雲縫中偷偷地露出一絲的臉龐？……魔鬼也很可笑啊！狂風一起，他便斂起他底雲衣，像被獵人逐慌了的鹿，兔一樣奔跑，跑，跑，那能逃脫呢？雲衣立刻扯得四分五裂像東海洪濤捲起岸旁的細沙，不知吹送到何處去了？……而風也有消聲匿跡的時候。

從這許多事物中，她想，想，想，……啊！對了！她想出一個解釋：日，月，星，風，雲……一切的一切，他們各自有其世界，各自有其優勝的時機。如清雅的她滋長在幽深的谷中一樣。

於是她又想，流泉的淙淙的聲音何以和平而悅耳？狂風暴雨底咆哮，何以聽了便悚然而恐懼？飢鷹在蒼空徘徊的怒聲，何以聽了便戰慄而緊張？孤鴻在天際嗷嗷哀鳴，何以聽了便悱惻而傷感？……何以看見了太陽底金光便愉快？何以見了月兒底銀光便引起許多閒情？何以見了魔鬼底漆

黑的雲衣便覺愁鬱而慘澹？何以……

又從這許多事物中，她想，想，想……啊，對了！她想出一個解釋：泉聲，風雨聲，飢鷹號，孤鴻哭，日光，月魄，愁雲……一切的一切，他們各自有其深意，各自有移人悲樂的效力。如她之有美麗的顏色，清奇的芳香是無二致。

她又想，想，想！凡是所能想到的問題，都逐一地去探討研究。

一次，她想到了一個很難很難的疑問，幾乎把她底微紅的芳嫩的心兒磨爛了！然而她畢竟想不出一個圓滿的解答。這個疑問是這樣：

『我到底是爲什麼而生活着呢？蒼蒼的碧落我是見慣而不稀罕的了，淙淙的涓涓不息的流泉，我是聽厭了！這個空洞的幽谷裏，還有什麼值得我留戀？我在這兒是期待着什麼？而我朝朝暮暮是被煩憂纏繞着哩！然而我這幽谷，比之塵世，真是天上人間了！他們又何堪設想啊？飢鷹被飢餓抓着他底腸腑，孤鴻被悲傷葬滿了他底心

房，這是多麼的難過？他們爲了什麼，茫茫然地生着？……唉，我又是爲了什麼呢？我到底是爲了什麼而生活呢？』

爲了這個疑問，她想而又想，總是不能解決。夕陽西下，明月初升，繁星閃爍，微風低吟的時候，她微微地搖搖頭，和着微風底低吟而唱着：

『我是爲了什麼生？

生又是爲了什麼？

天上的風兒，雲兒，星兒，月兒啣！

地上的丁丁瑟瑟的流泉啣！

你們誰能夠回答我？回答我！』

這差不多成了她底日常功課，無一天她不是悲歎地這般唱着。這個疑團在他她心裏不能冰消，她好似永遠也不會快活！連她底清奇的香氣也帶着幾分愁了。

其時有一隻黑油油的喜鵲，頸項上掛着一個雪白的花圈，負脯上也圍着個白色的護心袋，配

着那黑亮亮的毛羽，真是美麗！他因為要建築一座五層樓的華屋，所以不懼跋涉艱難，到各處尋香枝細泥。他竟然飛到了靜悄悄得像仙境樣的蘭花底幽谷。喜鵲底嗅覺也算不差，他剛飛進幽谷便嗅着帶幾分憂愁的蘭花香昧。

喜鵲到了這幽靜的仙境裏，也不敢撲撲地亂飛。他輕輕地跳到淙淙的流泉邊去洗了洗嘴，用嘴梳刷他翅膀上，背上的羽毛。然後他跳到美麗的蘭花身旁，這時她正垂了頭悲愁地在那兒低唱：『我到底是為什麼而生？……』的哀音。

『唉，美麗的蘭花！我可憐你！你在這無人無鬼的幽谷中，什麼同伴也沒有，怎能夠解決什麼問題呢？像你這樣呆想呆歎，永遠永遠依然是悲愁不絕！』

輕輕撫着蘭花底背，花莖，喜鵲雖很和善，但老是不客氣地像長輩教訓他們底孩兒們般地對她這樣說。蘭花是生性更有幾分驕氣，但在很難很難的疑問沒有解決之先，她也祇得耐着性子，

謙恭一些：

『那末，怎麼樣呢？』

『美麗的蘭花，我告訴你吧，世界儘有許多東西，你是不曾夢想到。如你底同族，許多快樂的花；聰明而博學的人類和許多動物。如果你願到那兒去，你底難解的疑問也就不難得到一個相當的解答的。你願意去尋師訪友麼？蘭花！』

『真的麼？』

『誰騙你來！』

『那末我願意離開這像死一般幽靜的仙境，去訪問那些快樂的，聰明的，博學的物類，解決我底疑難。』

蘭花毅然決然地決定了她底計劃了。

於是喜鵲輕輕地啣起了那勁秀的美麗姑娘樣的蘭花，一翅兒飛臨天上，真的離了那幽沉沉的寂寞的深谷。谷中從此祇賸有孤悽的琤琮的流泉在那兒愁然獨自歎息了。

蘭花睡在喜鵲底嘴唇上嘴，喜鵲底尖峭的嘴殼堅硬得像冷鐵一樣，襯着柔嫩的蘭花，自然使蘭花微微地感到一些不舒快；不過沒有這鐵一般硬的嘴，又怎能夠安全地啣着美麗的她呢？並且硬嘴之中，有溫柔滑膩的香舌，可以使蘭花忘了鐵嘴底硬度。喜鵲愈飛愈高，穿透了無數的雲層。蘭花向下一看，山呀，谷呀，樹林呀，田疇呀都在飛奔地後退。蘭花覺得有些心眼昏眩了。

真危險啊！喜鵲不是要建築五層樓的華屋嗎？他不是正要尋找合用的築屋材料麼？如果他把蘭花啣了去供他築屋之用，可憐的蘭花豈不太糟糕了啦？喜鵲飛揚在天空中，喜意揚揚地振動着他底雙翅。蘭花在他底嘴唇上，抖抖地顫着，被他底溫柔的香舌吻着，蘭花乎有些昏眩而舒服，並不覺得有什麼危險的。

不過，到底喜鵲是不失為世界上最有良心的動物。他在雲端徘徊，想了又想，把蘭花啣了回

去，有什麼用處呢？他用建築師底眼光估定一番：將蘭花充着棟樑的材料，可是她只有表面好看，實際沒有擔起一絲一毫重量的力氣，那樣柔弱的樣兒，怎麼可以做棟樑呢？而且不多幾天，她就枯縮得黃萎得像個妖怪，豈不把五層樓的華屋沾污了麼？同樣地，蘭花底葉雖可以作編籬色的圍牆，但乾枯以後，便和薄的紙頭樣地不堅固。他估量他理想的花園中也用不着這般長大的蘭花。橫豎是沒有用，於是他底良心偶然發現了：成全她吧，使美麗純潔的她底微紅的心悲哀失望，是極其不應該的事啊！——這樣一想，他便舞着翅兒飛向遼闊的地面前進。

到了一家富翁底簷前，喜鵲將蘭花輕輕地放在那玉一般瑩澤的大理石的石塔上。他低聲對着蘭花說：

『再會！美麗的蘭花。俄頃間你便會享受那富貴豪華的幸福。記着不要忘了你底疑問喲！再會吧，美麗的蘭花！不久我便到金盆邊來看望你

的。』

蘭花雖是有些昏眩，却聽得非常清楚。她定一定神，看那低語的處所，嗤的一聲，黑油油的喜鵲，帶着他頸項上雪白的花圈，腎肺上的白色的護心袋，一溜焉向着蔚藍的空際飛去，連頭也不回。

抬頭望望，啊，多麼雄壯而美麗的建築呀！蘭花異常之驚異。牆壁是火一般鮮紅的磚石砌成，門檻是古老的紫檀雕刻成精細而幽美的花紋鑲成的，中間嵌着幾塊美麗的顏色玻璃，多麼精緻！紅橙橙的牆壁上，含着幾個長方形的窻兒，窻底邊沿也有細緻的雕刻，雨過天清色的窻幕，從窻口飄出，隨風招展，像美麗的女神底羅裙。蘭花不但開廣了眼見，她同時更得到賞鑑雄美的藝術的建築物底愉快。

富翁喫飽了珍饈雜陳的晚餐，嘴裏啣着一隻雪茄，吐出霧也似的白烟來，籠罩了他底面龐。從薄薄的煙霧透望過去，更顯得出他那一副富貴的



福相來。他肚腹喫得飽飽的，在屋子裏踱了幾回方步，隨便踱出了美麗的門檻。呀！他發現奇蹟了！

『這是什麼香呀？涼悠悠地透過我底鼻管！』

他很驚異地四面顧盼，像在山野裏的獵狗，聞着兔肉香而四處尋覓一般。

『啊！原來是這麼美麗的一束蘭花！還生着根葉呢。我雖是這樣豪富，而我花底園裏，却不會有過這樣美麗這樣芳香的花兒。……』

輕輕地將蘭花拾在手裏，他一壁讚賞不置，一壁呼喚他底老太太來共同欣賞。

明天，富翁底雅緻的會客室裏，一張鋪着天鵝絨的桌氈的臺上，擺着一個黃亮的金盆，裏面是麵粉一般細的泥土。金盆底中間，婷婷勁秀地立着的，便是美麗而芳香的蘭花。雅緻的會客室布置得像皇家底寶殿一樣地整潔精巧。金色的花盆，便和寶殿中的焦椅相當。蘭花在金盆裏就是尊貴的華麗的皇后了。她真快活，幾乎將她底很

難很難的疑問都忘記了。

富翁戴着地底琥珀圈的水晶眼鏡，笑盈盈地湊近金盆裏的蘭花，用蛋黃色的綢帕揩揩眼鏡，細看那蘭花底幽美的姿態。再湊近去用鼻嗅嗅，他底嘴唇差不多和那包護着微紅的花心的花瓣接吻了。蘭花趁着這個機會，便悄聲地對着他底富貴的耳朵問道：

『你願意告訴我，你爲什麼生，生又是爲了什麼？』

微微地笑了一笑，富翁啓開他底富貴的口道：

『我是爲了滿匣的金銀財寶而生的。不這樣，山珍海味羅到着的筵席，誰來喫？皇宮寶殿樣的高樓大廈，誰來住？我底鼻樑骨上擱着的琥珀鑲邊的水晶眼鏡，誰來戴？質言之，生底意思，便是喫鮮美的筵席，着鮮美的衣冠，住皇宮樣的屋宇，戴漂亮的眼鏡，逛幽美的花園……』

不錯，蘭花點點頭。她想着人類真是萬物之

靈，真是有趣煞了！這樣華貴的享受，人生也固然是值得依戀。她自顧一下，更添了她底高貴的矜驕。原來她住的金盆，並不下於藏嬌的金屋，比深閨似的幽谷自然更其華貴。她覺得她自己和富翁也有些髣髴了。

政府底官僚，軍營裏的長官，豪富的商人，他們來拜訪富翁的當兒，在會客室裏譚了幾句謙虛客氣的話之後，都是異口同音地讚頌蘭花底香，色。富翁底富貴命真難得，他底會客室裏有如此之香，如此之美的蘭花。他們在獻他們底頌詞時，蘭花趁了機會，質問她底疑問。他們因了她是有底美麗的美麗的蘭花，所以都很願意和她譚話。

政府裏的官僚說：

『我是爲了尊貴，優越的官職，崇高的地位而生的。不然，那高車駟馬或漂亮的汽車，不是會沒有高貴的人去乘騎了麼？高官厚祿既是無人享受，那些農人辛苦地送來的稅穀，肥羊，商人運來的遠地的珍奇寶物和靈巧的工匠織的柔軟溫

存，美麗可愛的綾羅呀，綵絨呀，不是統統都沒有人受用，豈不可惜？這些名貴的東西是顯貴的人纔用得着呀！還有，像這樣神氣的官架子，除了我們這種人外——農夫，商人，工匠——誰能擺得出呢？況且像螞蟻一樣多的百姓，是不可沒有主宰的，我們這般聰明的政府裏的官僚不管轄他們，他們便自由，快活地造起反來，多麼危險？所以明白點說，生底意思，便是坐汽車，喫大菜，擺官架子，轄制民衆……』

軍營裏的長官說：

『我是爲了雄武威嚴的軍官底偉大的身分而生的。世界無我這樣的人來主宰驅使，那整千萬的健兒，怎麼肯到那冷酷的，危險的，血肉披紛的沙場去拚他們底老命呢？我領了他們去打個勝仗，殺得屍骨堆山，血水成河，它底代價便是我底雄壯，武勇，偉大的英雄底揚揚聲譽！沒有我，豈不空負了這個堂皇的榮光而沒人享受麼？誰也知道，有武力和強權便是一切的勝利者，我有

武力，自然可以隨意做總指揮，總司令，大總統，大皇帝的，我也可驅遣高貴的官僚，掌心中握着整個的政府。如果沒有我這樣的人，誰能做這些奇偉的事業呢？整千萬精練的軍士，怕要自由快活地散去，過他們底和平生活了；無我統領。所以，簡捷地說，生底意思，便是大規模地殺戮整千萬的兒郎，自己做雄偉的英雄，握着政府底全權，當尊威可貴的大皇帝……』

富豪的商人這樣說：

『我是爲了收藏世界上的奇珍，集中世界上的財富而生的。如果我不用大資本創設大工廠，整千萬的職工便無所傍依，失業餓死！而且這樣富厚的利息也無人賺取。凡是具有慧眼的人們，都可以看出富商底一段如花似火的鮮紅的命運，這鮮紅的命運在事實上一天一天顯明地現實了；便是富商將資本集中，可以一躍而爲大資本家。資本家不但有漂亮的汽車，華貴的衣冠，高朗的屋宇，他底財富在將來——即在目前，是可以象

養着政府底官僚，軍營裏的長官，甚至可以支配一切的一切！大皇帝也沒有這樣大的神威呀！這段鮮紅的命運，在那兒向我招手啊！你問爲什麼生，我就如此回答：生底意思，不過將勞動窮苦的人們底血汗，剝取了來集成個金庫銀庫，然後用經濟底力去支配着軍閥，官僚做走狗，開開心，賣弄大皇帝也沒有的神威……』

『唔……』——蘭花對於這許多的解答，雖不敢盡信，然而覺得有趣煞了！她不能不五體投地以佩服人類底聰明。在她是很難很難的疑問，落在人們手裏便毫不費躊躇，如背誦書本樣地答覆了。而且花樣百出，更足以表示人們底機智和靈巧。

但會客室裏雖精緻美麗，究竟不是蘭花底久居之地。她在那兒失去了日光和雨露，不免面黃肌瘦起來。富翁是聰明的人，見了這般情況，立刻喚人把金盆移到露天處去透透風。

事情竟有這樣不湊巧：那黑油油的，頸上掛

着雪白的花園，鴛鴦上繫着白色的謔心袋的喜鵲，拖着長長的尾巴，擺着翅兒正從天空中飛過。更不湊巧的，是蘭花抬頭一看：出乎意料地望見了喜鵲，她驚喜地喊道：

『喂！喜鵲先生，到那兒去旅行？』

『啊！你果然住在金盆裏了啦！多美麗！我正是來看望你的呀！』

其實喜鵲撒了一個天大的謊，他本來是要去尋一個工程師，他底堂兄弟幫忙，給他建造五層樓的華屋的，他不過也和蘭花一樣地偶然看着她罷了！但是他偏慫慫地說：『我正是來看望你的呀！』——蘭花那里能懂得這個道理，可憐她感激喜鵲底厚意，幾乎要流出淚來了！喜鵲住在那金盆邊上，探問蘭花底生活情形。蘭花說：

『住在這兒，固然又輝煌，又華美，又舒服，不能說不快活。但，梁園雖好，不是久戀之家，你看我不是已黃瘦了些麼？嚴格說來，我在這兒的寂寞無趣，並不見和死一般沉靜的幽谷有兩

樣。……喜鵲先生！你能帶我到個更好玩的地方去玩麼？……同時我也可以再訪問我底疑問底解答。』

喜鵲暗自打算一番，好，成全她吧：使美麗純潔的牠底微紅的嫩弱的心悲哀失望，是極其不應該的事啊！——他這樣一想，良心驅使她啣起美麗的蘭花，撲撲地煽起翅兒，向蔚藍色的空際飛去。

紅色的屋牆，紫檀雕刻的門檻，窗口飄出的像華美的女神底羅裙樣的雨過天清色的窗幕，都飛奔地向後退。喜鵲得意洋洋地翱翔在空中，蘭花掛在他底嘴唇上，顫危危地。蘭花底心眼似乎有些昏眩而舒服，並不覺得有什麼危險。

飛到了一所澹白而雅緻的白屋，這是一個清雅的詩人底書齋。喜鵲輕輕地將蘭花放在明淨的窗沿上，帶着他頸上的雪白的花圈，啞的一聲飛去了。臨行時，他依然對着蘭花這樣說：

『再會，美麗的蘭花！俄頃間你便會享受和



你一般高潔清雅的新的幸福。記着不要忘了你底疑問喲！再會吧，美麗的蘭花，不久我便到快樂的花園裏來看望你。」

詩人底小白屋裏，正中擺着一張鋪着白布幔的寫字台，台上除了紅鮮的紅水和深藍的藍水瓶，簡單的紙筆和書籍外，有一盆鮮艷奪目的玫瑰花，花色映在潔白的桌幔上，也顯出幾分紅紅的影像。屋角放置一個藤編的精緻的書架，上邊擺着幾排美麗的書本。書架底近傍有幾張小得可愛的茶几和坐凳。坐在這小凳上，抬頭便可以望見白壁上掛着幾幅悅目的油畫。——這可算是頗有詩意的一個書齋。

這時候，詩人却是臥在一張靠着蒙上白布幔的寫字台的藤的睡椅上，舒服地在那兒讀他自己新作的詩稿，讀得津津有味：

『看了那玫瑰花底鮮紅，  
心兒有些迸迸地跳動；  
想她泛着玫瑰般紅霞的臉龐，

緊貼着那潔白的枕兒，定在做那甜密的春夢

。

『我情願做那潔白可愛的軟枕，  
親近她芳嫩得櫻桃一般的紅唇；  
吻呀！吻得她睡夢裏笑臉盈盈，  
不至於將她底甜密的春夢驚醒。』

讀到這兒，詩人將那桃紅色的原稿紙湊近他底顫動的唇邊，微笑着輕輕地吻了一下。嗤的一聲，倒駭了他一跳。他驚異地立起身來向窗口一望，呀！他發現了非常的奇蹟了。

明淨的窗沿上，一束勁秀的蘭花。葱綠而細長的蘭花葉環繞在她底左右，真是玉人兒圍上了翡翠的玉飄帶一般。——凡是詩人差不多都有愛花的癖，和愛慕妙齡的女郎相髣髴；雖則不知這是花像女郎，抑是女郎像花的緣故。然而詩人愛花與女郎確是事實。白屋裏的詩人，自然也逃不出這個軌範的。他看見美麗的蘭花，高興得幾乎跳起來。他驚歎道：

『呀！這樣清奇的香氣，沁過我熱情充溢着的心曲，我滿腔的熱情，更要美化了啊！有了這樣一個侶伴，明潔的蘭花，陶冶我，感染我，我底詩思也將和她同樣的幽美明潔啦！』

他將蘭花拾起，擺在桃紅色的原稿紙上，捧出了小小的白書齋。那兒是他底美麗的花園，和他底白書齋差不多大小，也和他底白書齋差不多的整潔精緻。一個不小不大的細瓷花盆裏，蘭花在那兒安身了。詩人親手將蘭花種好，細細的泥土上，又澆了幾滴瓊漿一般的水。

退開幾步去看看，又湊攏去看看，詩人愈看愈是愛戀蘭花。他幾次伸手想把蘭花樓來抱在懷裏；但他想起已經抱在懷裏蹂躪過的花，往往憔悴以至於枯死而不復可愛了！他立刻制止了他底手。

不消說，在詩人底心曲裏，花和女郎是常可以做詩興之導火綫。這不平凡的蘭花，應得是和絕代的美人一樣，受聰明的詩人底讚美的。白晝

裏的詩人，兩次三番地細想，將他要樓抱她的情懷寄托在桃紅的詩稿上。他想，鮮美艷麗的玫瑰花可歌，俊秀明潔的幽蘭更值得賦。於是他吟道：

『何處清奇幽逸的天香？

令我口鈍目呆而神往；

猶如在陽春時的櫻花樹下，

碰着那風流俊俏得可愛的姑娘。

『我想握着她細膩的纖纖嫩手，

承受那情脈脈的一片溫柔。

但，總不應該蹂躪她底身體！

當她嬌嫩可憐的時候。』

蘭花看見詩人一進一退，一動一搖，一吟一詠，幾乎不會休息過。她急於要發問而不得一個機會。現在詩人剛把詩詠完，她便不容詩人再作另外的舉動，急問道：

『你願意告訴我，你爲什麼生？生又是爲了什麼。』

詩人微微地笑了，點一點頭，用他吟詩一樣的語調對蘭花說：

『我是爲世界上的一切「美」和「愛」而生的啊！雖則世界上的物事，十常八九是醜惡，殘酷，疑嫉，毒狠……我們要將一切醜惡的東西掃除！——如像當着地主壓迫農奴的時候，我們就用我們底筆尖與歌喉，將他們農人喚醒起來，鏟除那魔鬼樣的地主；又如軍閥政府政虐待工農的時候，也用我們底筆尖與歌喉，將工農喚起來，打倒那些醜物，軍閥，政府……至於世界上的已經是美的物事呢，我們就應當愛着！愛，愛，愛……永久地愛着！——如像你這樣秀俊明潔的幽蘭，誰不愛？又如那鮮美豔麗的玫瑰花誰不愛？那美麗的妙齡女郎又誰個不愛？……所以，我告訴你，生底意思便是詛咒一切醜惡的事物，而將它們掃除，另一方面是盡力讚頌「美」和「愛」，使美，愛在我們底眼前，以至於世間，她們底「顯性」更增強起來……』

雖然蘭花並不見是聽得懂，她也默默地點點頭。免得聰明的詩人感着沒趣。

詩人底小花園裏，頗不寂寞，時常有金色的黃蜂，翩翩的粉蝶，和快活的小孩子在那兒遊玩。蘭花也會將她底疑問提出，以徵求他們底解答。蜂和蝶都盡他們所曉得的告訴她。

金色的黃蜂說：

『我是爲了香甜可愛的蜜而生的啊！但是甜蜜須我們自己去創造，所以，除開當着冰天雪地的時候，我們都勤勉地四處採花來創造甜蜜。生底意思，也不過是連續不斷的創造而已。』

翩翩的粉蝶說：

『我是爲了美麗而輕飄的雙翅而生的啊！你看，我不是常常穿着美麗的衣服，乘着輕飄的翅膀，在陽春煙景之中，到處去遊玩的麼？我可以賞覽美麗的鮮花，和她們遊玩，而且高興時便甜蜜蜜地和她們接吻，因爲我是個也有美麗的衣服的翩翩年少。照我看來，生底意思不過是穿着美

麗的衣服，到處玩耍接吻罷了。』

快活的小孩却羞答答地說：

『我是很小的孩子，不懂什麼叫「生」！我  
唱一隻歌兒給你聽吧，美麗的蘭花！』

於是他啓動了他底小小的嫩嘴唇：

『洋囡囡，

真可愛！

街坊有得賣，

爸爸給錢買。

紅的衣，

綠的帶，

姊姊替我縫，

媽媽替我裁。

着起新衣服，

拿起洋囡囡。

媽媽懷中跳下來。

我跑跑——學狗跑，

我跳跳——學狗跳，

不知什麼是煩惱？

不管地厚與天高！

……………』

蘭花聽了快活的小孩底可愛的歌兒，覺得可愛煞了！清雅的詩人底詩和洋洋灑灑的高論，那裏有這悅耳的兒歌這麼移人入勝？她幾乎也喜歡得『不知什麼是煩惱？不管地厚與天高』了。

晚上，詩人底花園裏要開羣花跳舞會。羣花都興高采烈地盼望着夜底來臨。她們有的穿了很新的花衣，有的滿臉嘴都塗上了雪白的香粉；有的滿灑身着上好的香水，香氣沁人脾腑，……形形色色的，總之她們要顯她們底漂亮，所以對於裝飾無不精益求精。

好了！夜快來臨了！羣花跳舞會就要開幕了！

深藍色的天空中，灑着恆河沙數的閃爍的繁星。月亮蒙着半邊臉兒，在半天空偷看，她似乎想看看羣花底跳舞會。美麗的花園，其時也籠上



了一層銀幕，呈出和平，莊重的氣象。羣花都肅靜地候着跳舞會底開幕。

園心的池中的噴泉，丁丁瑟瑟地在那兒奏起鏗鏘的鋼琴。羣花便開始她們底跳舞。她們舞的姿態各自不同。——薔薇花，月季花，玫瑰花，她們都像華麗的少婦，裝束，態度，步伍無所不像；舞蹈起來，祇是柔和而不矯健。梔子花卻有些像個鄉姑娘，她底步伍是生強而不靈活。茉莉花呢？是個豐滿而伶俐的女孩，步舞雖活潑，但不合規矩地，然而也有幼稚得可愛的美點。……她們底步伍姿態雖各自不同，在實際上，她們卻是有個共同之點：她們都快活得忘形了。

蘭花看得眼熱，未免有些技癢難熬。後來她公然自動地加入了跳舞會。她底清雅大方的幽美的姿態，不消說首先便得了上乘；她底婷婷勁秀的身段；嫵嫵娜娜的舞蹈，更是獲得羣花底不少的喝彩和歡迎。天中的半邊臉的月兒，也點頭微笑表示讚許的意思。蘭花也幾乎快活得忘形了。

跳舞得正起勁的當兒，蘭花偶然想把她底疑問低問她底舞伴。但是她想，照這樣情形看來，她們底回答，總不外乎生底意思便是穿上美的衣服，灑上好的香水，跳舞，快活……於是她決定無須乎再去多問了。

散了跳舞會以後，月兒連半邊臉龐也收藏了起來。深藍的空際祇剩下許多鬼閃眼的繁星。蘭花感得這時的幽靜，有些和她底故居，幽谷相髣髴。這是她第一次歡會過後感到的清涼。

她對着鬼閃眼的繁星呆呆地想。喜鵲，富翁，官僚，軍官，豪商，詩人，黃蜂，粉蝶，小孩以及羣花底喝彩，一切的一切都像走馬燈似地在她底眼幕前旋轉。

從這許多事物之中，她想，想，想……啊，對了！一切的一切，各自有其不同的周遭，所以也就有不同的心眼。她覺得喜鵲底話很不錯，世界上儘有這許多快活的花，聰明而博學的人類和許多的動物，她真是不曾夢想到！

啊，生底意思，其實不過是創造底連續，連續地創造。——蘭花也是這樣想。

蘭花朝朝暮暮同她底花姊草妹們談心，很有趣味。跳舞的鶯兒又有她們喝彩，多麼快意？詩人又常常來歌頌她，讚美她底清奇的香氣和勁秀皎潔的芳姿。快活的小孩也不時來唱快活的兒歌給她聽……她完全沉浸在繼續不輟的『動』的生活，繁複有趣的生活裏。她漸漸也和旁的花，或鳥，蜂，蝶們做甜蜜的戀愛底夢，接神祕而芳香的吻。——這樣繁複的生活相連繫，差不多使她沒有平心靜氣地空閒着，無聊地胡思亂想的時候。她底疑問也就漸漸地沒有緊鎖在她底微紅的芳嫩的花心上了。

深奧幻渺的疑問，祇是幽閒得納悶無聊之時代產物。現在蘭花將自己底幽靜的個體，沉在快活的花底羣體中，耳濡目染，她也學得快活之方，步入了快活的田園。她竟成爲花底羣體底快活時代中底寵兒，得到了無上的樂趣。她無閒暇去

呆想她底疑問了。

喜鵲有時橫詩人底花園而飛過，也祇和蘭花問問起居快樂的事情。喜鵲很聰明，他知道蘭花現在無閒暇，不願意再去想她底疑問，他也就決不再提譚到關於疑問的半個字兒。他帶着他頸上的雪白的花園，一翅兒飛去創造他底五層樓的華屋。

而今的幽蘭，統統都沉浸在花底羣體裏，受着快活的大時代底推移。放棄其幽淒獨孤的生涯。『幽』，祇是言其『幽美』，並非謂空谷幽香的『幽獨』。即使確是謂其『幽獨』，也僅是紀念她們從前曾有一度的幽淒的生活罷了。

一九二九年七月十一日於江灣。

## 橫行的螃蟹

那峻峭而雄奇的高山上的泉水流到了山之麓，便匯成一灣涓涓的清流，裏面生長着柔嫩的草藻，活潑的魚蝦。清流所連着的彼岸，是與峻峭的高山極其不同的一片廣闊的原野。原野裏有蔥綠的果樹，紅的紫的花草，唱歌的鳥兒，遊戲的蟲兒……各色各樣，應有盡有。這原野和高山配襯着，巍峨的山愈是顯得雄壯奇偉，廣闊的平原愈是顯得漫漭而和美。祇有那間於山和原野之中的一灣幽美的清流，實際上既不雄偉，又不廣闊

；而它是一面晶瑩明澤的寶鏡，可以映出一切來。巍峨的山峯并漫浩的平原，它也二者兼而有之了。尤其可驚可喜的，是那清溪底邊沿所產生的奇異的物什，那些物什底新鮮的趣聞。

一隻生着堅硬的甲殼的螃蟹，便是那上臨高山下接原野的清溪岸旁的產物。他底扁闊的軀體，足有直徑七寸的菜盤般大。橙紅光亮的甲殼和鋒利的腳爪，有金黃色的紅銅底顏色同樣的輝煌，也有金黃色的紅銅的硬度同樣的強固。一雙特別發達的前爪，螯，肥而又大，比瑪瑙的顏色更其鮮美可愛；但那化成有齒的銅鉗，兇狠的螯，却威武得比魔鬼的鋸齒般的手臂更其可怕。轉動靈活的兩粒眼珠，黑油油的嵌在那黃亮的軀殼前對着他的一雙堅強銳利而美麗的武器，螯，顯出矜驕自豪的傲慢神氣；愈是可以表示出他是一個橫行天下，無往不利的魔王。

螃蟹底兇悍的氣魄，饒勇的武功，早已為水陸各界的物類所驚服。他更添上比平常的螃蟹要

碩大的身軀，堅利的巨螯，自是如虎生翼了！清流底左右：高峻的山麓，浩漫的原野裏的飛的，跳的，蠕蠕爬動的和生根於一處祇能隨風飄蕩的東西，以及清流中逍遙舒快地游泳的活物，沒有一樣不遭這橫行的螃蟹的禍祟。

翠綠的萍草，已經是飄流浪蕩，無所歸依的可憐蟲，他叨着潔淨的清流底惠澤，浮在水面寄居，度他底遊離的生涯，短促的春秋。小魚兒輕輕地從他底下面遊過，深恐動蕩了他底可憐的悲傷的心曲。橫行的螃蟹祇一跳入溪邊的淺水裏，便逞他底橫行的能事，泥裏水裏，橫衝直闖地將萍草兒打個東離西散，半點他也不覺可憐。

細小的魚兒，成羣集隊地在澄清澈底的清流裏遊戲，多麼快活，多麼瀟灑！他們很親密地和翠綠的水藻接吻，喜意揚揚地吐着珍珠一般的水泡，激成『劈哪劈哪』的聲響。幼稚園稚花園裏遊戲着的孩兒們，恐怕還不及他們自由呢！但是橫行的螃蟹，滾的一聲躍入水來，他們便駭得頭

也不同地逃散了！要是游泳得遲慢些的，便被夾在螃蟹底比瑪瑙更其鮮紅的巨螯上，做螃蟹底午餐的飯食。螃蟹將魚兒吞入肚腹，祇現出滿意的神色說：『滋味還不差！』

矯健的蟋蟀，蚱蜢們，在溪邊組織一個武士會。比賽他們底飛揚跳躍的武藝，當着他們一對對地比賽的當兒，各舞動一雙長長的觸鬚，撐起一雙高高的後腿，一躍一撲，一後一前地戰鬥；真是威風凜凜，一世之雄！不過，橫行的螃蟹竊地從草叢中爬出，舞起銅一樣強固的一雙巨螯，猙獰地對着蟋蟀，蚱蜢們嘲弄道：『我也來參加你們的武士會看！』轉瞬間，幾個肥壯的蚱蜢便夾了在他底鮮紅有齒的銅鉗中。其餘的都盡他們底遠距離跳躍的本領，拚命地逃散得悄無聲息。而銅鉗中的蚱蜢，不經多時，綠色肥嫩的腿兒，便到螃蟹的消化器裏化滅了！

不單祇蟋蟀，魚兒，萍草，其餘的許多和魚兒萍草，蟋蟀相類似的東西，沒有一樣不在螃蟹



底暴威之下受他底侮辱，作他底犧牲品的。——浩漫的原野，長是他底和美闊綽的表情，對於這件事一點也不過問；巍峨的山峯，祇是琤琮琮地流着他底清淚，淚兒直流到他底腳底，不知他是悲愁抑是歡欣；晶瑩明潔的清溪，也祇盡他明鏡一般的責任，將那山，原野，和山與原野上的一切，以及雄健的橫行的螃蟹，都絲毫不遺地從他底平靜的水面反映了出來。

清溪的岸旁，最討厭的無過於那草叢裏的一隻青蛙。她是個有名的長舌婦。岸旁的物類，差不多沒有誰不知道她底厲害的。

祇從一件小小的事兒，便可以看出她底死皮爛骨的醜態。

一次，正是春光明媚的一個和暖的午後，溪邊的紛披的草，各色的野花，正迎着低吟的微風輕輕地舞蹈。婉轉的鶯兒底嬌啼的聲音，可以蕩人神志。翩翩翔翔的紫燕，在青蔥的草地上，碧

綠的春水面一點一啄地，活潑而又嫵媚。長舌婦的青蛙也領着她底小小的蛙兒，坐在溪邊的草窩之中，望着那對岸的巍峨的山上的奇秀的高峯，受了艷陽的金光反映出輝煌的顏色，極為美麗。

長舌婦的青蛙捕捉了個魚兒來給她底兒道：

『小寶貝，你餓的時候，喫這魚兒吧。要睡覺時便在這兒睡，不要亂跑。你看那綠波蕩漾的一濠春水，一面接着繽紛的草岸，一面接着峻美的高山，多麼好看！小寶貝，我去去就來伴着你玩，你乖乖地莫動呀！』

『媽媽，你要去游泳麼？我也要去。』

『不，我到楊柳樹下的青蛙，你底三孀母那兒去。我去和他講道理呢，她爭去了我針尖大一塊魚肉——小寶貝，一會兒我帶美味的果兒給你喫，你不要跑開了！』

『那末，果兒我定要啦！』

蛙兒真的伏在草窩中動也不動。他望望山，又望望水，無聊的時候，他竟和他媽媽捉來的幾

個俘虜，小魚兒譚起天來，譚得非常起勁。長舌婦的青蛙却早飛跳到綠楊樹下去講道理去了。

活潑天真的紫燕，在空中一高一低地蕩漾。他偶然望見了草窩裏的蛙兒在那裏很高興地譚天，他自己也是個小孩，便飛身湊了進去，住腳在草窩邊上。蛙兒倒駭了一跳，以爲他底媽媽回來了，她歡呼道：

『果兒呢？給我！』

『蛙弟弟！很抱歉，我沒有帶果兒來。我打算也來陪你們譚譚天。可以麼？』

蛙兒端詳了燕子底嫩黃的嘴甲，澹紅的唇舌，柔美可愛的頸項肚腹，紫黛的外衣披在背上，真是漂亮透了！他哪得不喜愛呢？『歡迎！歡迎！』的呼聲，連連地從他底寬大的唇邊喊出。於是他們快活地玩耍起來了。

燕子最高興和他底友伴開玩笑了，他指着那隻美麗的小魚對蛙兒說：

『這隻魚兒送我，好麼？』

『那里可也？這是媽媽給我的。』

『我將美味的果兒給你掉換，總可以吧？…  
…你隨我來掣果兒呀，小弟弟！』

不置可否地，燕子將小魚兒啣起便飛。飛到那清波微縹的清流之上，對着蛙兒微笑。蛙兒想追上去，但又怕違了媽媽底命令，而且未見得可以追趕得着。他急得哭了起來，哭得怪可憐的。燕子見了這般情景，忙安慰地說：

『我是和你開玩笑的呀！』

糟糕了，燕子一張開口，小魚墮入水中，洋洋地游走了。蛙兒便急得狂號了起來。

這時長舌婦的青蛙，滿面怒容地回來，聽着她底蛙兒在哭便大罵道：

『是誰欺負我底小寶貝呀？是誰！』

『並不是我欺他，我是和他開玩笑呀！……

』

燕子申辯地說。長舌婦的青蛙看着蛙兒底哭相，更是怒不可遏止，大大地施展着她底本領，

痛罵那紫燕欺負她底蛙兒。

她坐在溪旁一個嫩綠的草堆上，足足罵到燕子飛遠了，遠到不能夠聽見。夕湯墜落，月兒高升時，她坐在草堆上正罵得起勁哩。通宵澈夜，她都咻咻不息地痛罵，直鬧得附近的隣居一夜不會睡覺。月兒聽得很厭煩，也繃了眉搖搖她底頭兒。

長舌婦的青蛙爲了諸如此類指頭大的事情，便吵的天翻地覆的故事，真不可枚舉。要是平均起來，大概三天有一次的小鬧，五天有一次的大鬧。可是有次她遇着了對頭，鬧出了禍事來了。

橫行的螃蟹從溪邊的草路上橫過。他底眼睛帶着飢餓的神色四處轉動，似乎要尋出個可以當他底一餐飯食的東西。這時長舌婦的青蛙又不知同誰動了氣，她漫罵的聲音很響亮，從草叢中悠悠地傳出，直傳到螃蟹底耳窩中。

順着罵聲一偏一破地橫行，螃蟹走到了草窩底側近。他看長舌婦的青蛙，抱着她底肥嫩的蛙

兒在懷裏，用她底前掌撫摸着，嘴裏却咻咻不息地有如懸河。他於是又輕輕地湊進了些。青蛙覺得有什麼東西在旁邊動着，回頭一看，把金黃色的螃蟹發現了。這猶在她底衝衝的怒火上澆了一斗火油。她吆喝道：

『橫行的怪東西！來做什麼？』

『不要無禮，是我啦！……我是來借點充飢的食物。』

『懶東西！懶乞丐！要食物麼？半點也沒有！』

『什麼話？你懷抱裏不是一塊好食物麼？』

青蛙要想掙扎，可是她底蛙兒早穩穩地夾在螃蟹底有齒的巨螯上。一會兒，草窩旁脹下一團鮮血淋漓的皮骨，蟹底肚腹，却喫的飽飽滿滿了。青蛙被螃蟹底銅一般堅硬的爪一拖，昏倒了。在綠油油的草上，嘴兒還在蠕蠕地蠢動。

一偏一跛地，螃蟹正要開步走了。青蛙其時

也甦醒轉來，昏昏地恰如做了一場噩夢。她看看蛙兒底皮骨，不禁傷心無已；何況她又是個長舌的無賴婦，對於這椿無公理，滅人道的事且肯甘休麼？她從螃蟹底背後，像發狂的獅虎樣地一跳，飛撲過去。螃蟹却從容地回轉身來，很便當地用前螯夾着她底大腿間：

『做什麼？』

『還我蛙兒！』

『你要吵，我索性將你也吞下去！』

『……………』

起初青蛙尚硬着嘴皮掙扎。但是螃蟹底堅硬的螯，愈夾愈緊，愈緊愈痛。她痛得眼前金星亂迸，不能再熬耐了。她屈服於螃蟹底武功之下，以至很可憐地悲泣着哀求：

『可憐我，放了我吧！』

螃蟹本來已喫得滿飽，無心再作踐那青蛙。他前螯一揮，青蛙像一碗死肉樣沉重地跌於溪邊

○

此後，溪邊便靜寂了許多，長舌婦的青蛙底漫罵不復可聞。溪邊的草兒們各發不同的議論。有的說長舌婦的青蛙，經了這次的磨難，闖了天大的禍事，喫了幾乎送掉性命的大虧，便魂驚魄落，消聲匿跡地做一個良善的蛙兒底慈母了。有的說他絕不會變得這樣快，定是被橫行的魔王吞食了，不然他坐在草堆上，罵三天三夜也定不會休止的。

青溪底流水中，最聰明的，最滑頭的，無過於那翠綠的水藻中的一隻龍蝦。清溪中美麗而有禮貌的當推龍蝦第一。龍蝦無論會着誰，總是恭而且敬地彎腰點頭，謙虛客氣煞了！但是從來沒有誰曾討過他一次的便宜。

溪底的鯽魚，有次游到水藻裏來，邀龍蝦和他一道去旅行。龍蝦深深地行了一個鞠躬禮，擺出他底溫雅大方的態度來接待鯽魚。并且說：

『當此日暖風和，水波不興的時候，正是我



們游目騁懷的好機會呢！』

他還對鯽魚很漂亮地這樣說：在綠草的灣裏，他有個很要好的朋友鰵魚，旅行到那兒，鰵魚定要預備極精美的筵席來招待；櫻桃樹下的草汀旁，他有個非常之闊卓的親戚，在那兒新建築了別墅，風景自然不差，那兒的飯食也必更其華貴。鯽魚和他一道，一切都可以叨他底光。還有，他底身體是非常矯健，手多腳多，萬一在旅途中遇了危險，他定當盡力保護鯽魚的。——像這樣好的龍蝦，真是難得！鯽魚得着了這樣一個侶伴，幾乎快活得不能說話了。

於是他們起程旅行了。

聰明的龍蝦，一些兒飲食也沒有帶，沿途用的飲食，都是鯽魚的。但鯽魚想着綠草灣裏精美的筵席，櫻桃樹下的別墅裏的華貴的飲食，很覺歉然地對龍蝦說：

『粗糙的飲食，實在有傷你高貴的喉嚨！』

』

『鯽翁，那你太客氣了！……』龍蝦說。

及至遊到綠草灣裏，却不見鯽魚底蹤影在那兒。龍蝦異常地懊喪！他埋怨地說：他底好朋友鯽魚，不應該遷移了家也不給他個信息，使他空勞往返；鯽魚見了，反覺有些不安起來，慫恿地安慰了龍蝦幾句。

所攜帶的糧食快要喫光了，然而櫻桃樹下的別墅在何處呢？鯽魚也有些焦急起來。龍蝦却泰然地說：祇有一程路便可以到了。可是這一程路兒真不知有多少遠哩！

不好了！他們前面的溪水昏暗到不能游泳，溪中出了可怕的水怪了。龍蝦底眼睛很伶俐，早看見水怪張着血盆樣的餓口擋阻了去路。他喊了一聲：

『鯽翁，事情有些不妙！』

接連幾個翻筋斗，他便逃得影兒也沒有了。

鯽魚不知怎樣也脫了危險，後來碰着龍蝦，龍蝦還很埋怨地責問他道：

『鯽翁，我去將蝦兵蝦將請來打水怪，營救你，怎麼一會兒連你底影子也不見了？鯽翁，我是多麼替你耽心！我連日憂愁到飲食幾分都不能進口……』

這樣深厚的友情，令鯽魚多麼地感激嘍！

一天龍蝦捕捉到一隻好看的小蟲，想吞食了，又有些捨不得。——橫行的螃蟹，從他底背後拍着他底肩說：

『喂！我底肚裏正餓得亂叫呢，你能夠將這隻蟲子，借給我充飢麼？』

駭了一跳，龍蝦細看，原來是紅銅一般顏色的螃蟹。他照例深深地行了一個鞠躬禮，露出很和藹，很親善的笑容。並且很機巧地向螃蟹表示敬意：

『這當然是可以的……蟹翁，我們是甲殼類的很親近的弟兄，這一點小事算什麼？……不過這蟲子太瘦小得不像樣了，我們初次見面，將這樣的東西做贖見的禮物，我區區寸心，殊覺抱歉

！我定要捉個肥大的蟲兒獻給你，蟹翁！』

說着，又深深地幾次鞠躬，緊抱着他底蟲子，要想乘個機會，翻幾個筋斗，逃之大吉。但是不妙，好看的蟲子已經落在螃蟹底比瑪瑙更其鮮紅的巨螯上夾着了。他絕望他要求螃蟹和他均分而食，但是蟲子已經進了螃蟹底肚腹了。而螃蟹却仍是很饒地對他說：

『我底肚腹依然很餓哩！既然我們是甲殼類的弟兄，就請你作我一次的飯食罷！』

『啊！蟹翁！饒了我…我立刻去捉肥大的蟲兒給你喫…』龍蝦嚇得魂不附體，他真沒想到橫行的螃蟹竟這樣不客氣，這樣地野蠻！不是蟹將他緊夾着，他早已逃得不知去向了。螃蟹見他可憐的樣兒，真是可笑！但，到底也是甲殼類的弟兄，好，放了他吧！——於是螃蟹叮囑了龍蝦說：快些把肥大的蟲兒拿來！龍蝦得着自由，拚命地逃，像一隻十八隻槳的扁舟樣地飛逝了。

逃到了一個僻靜的水藻叢中，龍蝦定了一定

驚魂，覺得有些肚飢難熬，隨便捉了隻肥大蟲兒來受用。

呀！不得了！橫行的螃蟹來了，大聲吆喝着：

『專門欺騙你底弟兄的龍蝦！我捱着餓等你，你却逃到這兒來舒服地喫蟲子啦！』

他不容龍蝦有行鞠躬禮和申辯的餘地，將龍蝦抓在螯上，幾爪撕成碎片狼吞虎咽地喫了！

此後，清溪底細流中，龍蝦底美麗而有禮貌的謙虛客氣的樣兒，和他底恭而且敬的鞠躬禮，不復可見了。清流綠藻，鯽魚螃蟹依然無恙。

清溪底岸上，極其艷麗而驕傲的，無過於那紅鮮奪目的一朶野薔薇了。她有綺麗華美的葉兒圍護着，顛危危地坐在葉中的枝稍上，多麼華貴？溪邊的野花野草們，沒有誰不是羞澀地自慚，嫉恨她底嬌美。要說她是溪邊的女皇后，實是恰當而又確切。又何況她自己已經以美麗的皇后自

居呢？

她底情侶，祇有和她同樣的美麗華貴的蛺蝶。蛺蝶底衣衫，五花十色，嬌艷的野薔薇底花瓣和他此起來也要稍遜一籌。他底溫柔慰貼的舌兒，更配和美麗的野薔薇接吻，舐吮着她底鮮妍紅嫩的花心。可是薔薇花底氣習過於驕傲了，於蛺蝶底美衣雖很愛，也很是嫉恨，形醜了她底顏色。所以她常用尖銳的刺兒，將蛺蝶底美衣刺破，蛺蝶們却一點也不懼怕她底刺，偏要來和她接吻，舐吮她鮮妍紅嫩的花心。

蛙兒有次上當。他從溪邊經過，嗅着一縷濃艷的花香。他瞧見了那朵紅鮮鮮的野薔薇；美麗的東西，蛙兒也是知道戀愛的。他被她底美底力吸引了到她身旁去，低聲地對着她說：

『美麗的野薔薇！我愛你……』

野薔薇祇用了奚落的眼光瞟他一眼，似乎在說：你這不自量的蠢物！——蛙兒真是不知自量，他一點也不客氣，爬到她底嫩綠的根前，竟想

爬上樹去和她接個甜蜜的吻。惹得驕傲的野薔薇動怒了，她伸着她底鋒芒四射的刺兒，猶如發狂的毫豬一般。蛙兒想接吻的心切，簡直沒有猜到 she 會下這樣的毒手。他撲了上去，呀！他底前掌，肚皮，後腿得刺都鮮血淋淋，比野薔薇花瓣底顏色更鮮紅得多！野薔薇很驕傲地坐在枝稍上，冷笑地教訓那蛙兒：

『蠢貨！這是略施一點兒薄懲呢……你現在可知道美麗的皇后底尊威了吧……』

蛙兒負痛，哇哪哇哪地逃跑，跑到草叢裏，羞得再沒有面孔見天日。蛙兒以外的許多小動物，也很知道野薔薇底厲害，因為他們每每被她底美所吸引，走去湊進她，一不小心，便闖在他底尖銳的刺上，疼痛難當！他們雖愛她，也祇好敬鬼神而遠之，不敢輕易和她一試。

橫行的螃蟹却偏不信狠。他展着他底紅銅般的腳爪，躍武揚威地在那野薔薇花下。野薔薇看他那樣兒，真是可笑！不黃不紅的一層怪衣服，

焦硬得沒有半點兒溫柔的氣息；走起路來，一偏一跛，而且是橫行；兩粒眼珠兇狠惡煞地像個鬼王。她笑了一下，自然而然地擺出她底尊威的皇后底架子。——可是她底顏色確是美！豪快絕世的螃蟹，對她也生了愛戀之心：

『喂！你真美麗！……………來和我接個吻罷……………』

野薔薇幾乎笑了起來，這樣怪的醜物，也知道接吻！她安排着她底銳利的刺兒，有心將螃蟹弄來開開心，一方面反可以表示她底尊嚴和厲害

。她的計劃可是完全失敗了！她糟了！螃蟹底銅皮鐵骨，不知比她底刺兒堅硬若干倍？他兩爪將野薔薇拔倒，用銅一般硬的鉗夾着花兒，用他焦硬而不溫柔的嘴唇，亂吻那美麗而又驕傲的花瓣，拚命地吮舐她底紅嫩而尊貴的花心。吻後了緊抱了在懷裏，足足將美麗的尊嚴皇后，蹂躪的紅骨亂零，他纔放鬆了他底比瑪瑙更鮮紅的腳爪。



螃蟹很滿足地一偏一跛地走開，他底心中有無上的舒快。比野薔薇刺着那蛙兒蟲兒們，更要爽快萬分。

此後，生着刺的美麗的野薔薇底皇后的尊威，在清溪岸旁也不可復見了！

橫行的螃蟹底野蠻。竟沒有誰敢和他對敵。他常常舉着他底堅強鋒利而雄壯的巨螯，驕矜地和那高山的奇峯相比擬。清溪沿岸的物類幾乎統統是他底淫威下所轄制着的囚徒。從青蛙以至於魚類，小蟲兒，薔薇花……誰能逃的出他的銅鉗一夾？他狂暴地用堅強的腳爪蹬了幾下：所站立着的那塊古怪的岩石，幾乎暴發出火花來；高山的奇峯也像被他震撼得搖動幾搖。

他一偏一跛地在亂石叢中爬動。

亂石叢中的幾塊岩石間。有千百萬的螞蟻在那兒排着隊伍，如像河岸的細沙一般地擁擠着。橫行的螃蟹走在這兒來了。他是無時無地不狂暴

，無時無地不橫行的。所以一見那整千萬的螞蟻，他覺的這些螞蟻個個都在他心臟裏咬着他底心兒一般難過。

跳入螞蟻羣中，他舞着爪亂踏，張着嘴亂吞，螞蟻們大騷撓起來了。

但是這也許是橫行的螃蟹底末日到了！他這次遇着的螞蟻，絕不是像青蛙，魚蝦，小蟲兒，野薔薇……那般勢孤力薄或是怯弱無能。他們似乎是有組織有訓練的弱小民族樣堅穩地站在一條聯合戰綫上，勇敢，犧牲，不自私，不苟且！螃蟹愈暴露他底蠻橫，他們愈是奮勇地跳入戰圍去攻擊。一會兒螞蟻堆集無數，如像政府底衙前整千整萬的民衆一般。可是他們却比請願的民衆更其聰明，他們很痛快地用羣衆底武力去直接消滅強權者，而不取那忸妮的態度去請什麼願！

整個的羣衆力量，完完全全，圓圓滿滿地爲針鼻大的螞蟻所表現出來。他們緊圍着橫行地螃蟹唱他們底勝利的凱歌，譏笑一切受過螃蟹底侮

辱的物類底愚蠢無能；遠不如一羣渺小的螞蟻底力量。

現在，螃蟹底口腔，眼眶，腳爪縫……都塞滿了螞蟻底腳跡，他想顫動一下，那裏能夠哩？不過也許他不願意再動顫了，在這四面楚歌聲裏，他樂意瞑了他底雙目。他底一身都是豪爽痛快，這兒他也激昂慷慨地待着死底來臨而絕不在閉目前的一瞬兒工夫示弱。

金色的太陽，曬在那古怪的岩石上，曬在那螃蟹底金黃色的甲殼上，映出金碧輝煌的威嚴雄狀的色調，螃蟹底四隻紅銅一般的顏色，紅銅一般的堅強腳爪，依然支持着他的豪邁的軀體，一羣也不表示死後的淒涼。巍峨的高山上，涓涓不絕地流下惋惜的清淚，似乎是在哀悼感傷。螃蟹却依然雄豪地立着不動。

可是，銅皮鐵骨的橫行的他，祇是立着不動而已，他已經僵死了去了；這兒躍武揚威，顯示出莫大的偉力來的，惟有那纖小的螞蟻之羣，呼

着他們一致聯合起來，共同奮鬥的口號。

一九二九年七月十五夜作。

## 校後附記

黃昏到現在算是排印完了。但在自己底腦海裏儘是有這樣一個問題盤旋着：『像這樣蕪雜而不成熟的作品，也敢大膽地挈來公之於世麼？』

但同時自己又覺得未免把這事情看得太嚴重了。自己在現在既不是所謂什麼作『家』，所着的東西當然不敢認以爲是『藏之名山，傳諸其人』的作品。這本書權作爲自己留下的一個幼稚的痕影吧。況且以之就教於親友，也并不是全然無意義的事情。

☆ ☆ ☆

去年的夏天，我曾將其時作的童話：一隻鳳雛，蝦蟆草木和學生，幽蘭底疑問，橫行的螃蟹，瓜娃子，廡子和駝背底戀愛等共六篇以就教於

夏丏尊，方欣庵二先生，繼經欣庵先生轉請對童話有深長研究的徐調孚，顧均正二先生評正。可惜他們都未如何加以指折。現在由自己底意思收入了幽蘭底疑問和橫行的螃蟹二篇。本書黃昏，青春萌影諸篇曾勞煩向培良先生批改過一些。現在都追述在這兒，聊表自己底感謝的微忱。

更應感謝豐子愷先生，他允許我將他底畫移作封面，並為我書題，使這本蕪雜幼稚的黃昏籠上了一層美麗的衣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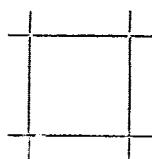
至於對本書出版曾加以許多鼓舞和幫助，同時也就是本書底愛護者的田倬之先生和許多至好的朋友們，對於他們，我祇把將來的努力來答謝了。

☆ ☆ ☆

原擬以近作新月底澹痕一文作為本書緒語，（該文曾載於立達半月刊第卅八期）現在又覺不要緒語倒乾脆些，故裁去。

一九三零年六月十日記於上海。

一九三零年五月五日付印  
一九三零年六月十五日初版  
1—2000册



版權所有

實價大洋四角  
總發行處：上海東華書屋

